



息園存藁卷之三

姑蘇顧璘

序

贈李元任序

夫士欲相謂知心豈不難矣哉璘觀古今人才智相  
傾權勢相軋構讒飛謗立興矛戟若此者是豺狼也  
斯亦衆矣下是嘻嘻愉愉見善不嘉見過不規悠悠  
然若坐市門視路人之往來若此者是牙僧也滔滔  
然皆是也有近焉者揚其善掩其惡慎其禮節恤其  
患難斯可以爲友矣未盡知心之道也夫所謂知心  
者淵然而合泊然而親知其志不俟其言知其才不

侯其功旅犯而不怒積毀而不惑斯盡之矣嗚呼其  
難矣哉若李君元任於璘有是矣元任於璘生同里  
業同術元任先舉於鄉璘先舉於禮部蓋二十年友  
矣其始見元任之容質直少文發言由中曰坦哉中  
乎其簡而易親者乎乃樂與之友也既而見其文博  
洽而理曰奧哉文乎其深造者乎又久而見其固窮  
寡求泰然其容曰固哉節乎其內葆其直者乎庶幾  
乎泊然親矣今年奉命理餉河南見其疏通而核不  
煩而輯民忘其貴士忘其功璘乃嘆曰簡哉政乎其  
脩已而遺人以安者乎居河南五越月終日相語不  
移其初由是璘之視之猶已肝膽璘固簡陋無足取  
元任視璘亦不覺其油油然深矣若世之所患者斯  
免矣夫以元任里閭之舊踰二十年始洽嗚呼士欲  
相謂知心豈不難矣哉大梁諸生窺元任冲然居公  
室之中乃橫經升堂讎問疑義五月之間咸大有得  
聞其事竣而歸惘然若有喪也瞻戀之不足乃詠歌  
之詠歌之不足乃請予繹言之予言豈能足乎哉聊  
述璘與元任知心之槩使二三子觀之今而後知有  
托也

### 別鄭繼之序

晉安鄭子養病武夷之下杖策裹糧東觀於海返于  
天台訪應黃氏二子者語焉莫逆於心相與講道於

委羽之陽浹月而後出將至郡余往逆之郊見其容  
充充然若富子歲飽膏腴而發其澤其氣淵淵然若  
大人處密勿既致理而燕閒其居也嘆曰異哉諸君  
其浸清審奧而嘗其深者乎其晤言有融亦既亡其  
積礙者乎夫何其表之若是殊也遂止之幘峰精舍  
與之談天地萬物之理及古今天下事是非成敗人  
物臧否屈伸之變莫不犁焉的焉漫焉會焉雖予之  
心亦莫逆於三子者之心居浹旬鄭子曰未也方且  
曰子將致其所具而康斯人也乎鄭子曰未也方且  
鏗精斲明塗游於天下以求名德之論遷斯人之能  
康余曰抑揚揚忘人已乎鄭子曰吾烏敢忘任其會  
也余乃興曰璘聞古有達人者居若遺之行若性之  
是以將有委焉而功格于上下伊尹曰農吾老焉耳  
太公曰釣吾老焉耳唯無求於世而後世之求之者  
衆凡今之人喪于有求久矣子幾無求者哉行矣吾  
將濯吾耳以聞世之所以求子也遂與二子行觴以  
爲別

贈別王道思序

夫天將興一代之文必生天資絕出之賢力學好古  
以成其業考之前代可見已今余觀于海內若王子  
道思其人也道思弱舉進士爲郎讀書過目成誦文  
詞爛然嘗主廣東試事刻文甚奇余以故志其名今

年來爲南京禮部主客郎中會余余稱其試文乃感然曰公罔其邪其物學文好擬古最先六經語已而學左氏又之遷固試文則是物也殆楊雄所謂雕蟲技乎近乃愛昌黎爲文日見其難及不知昔者何視之易也璘驚曰有是哉今英賢並易昌黎文而淺晦菴於道子審質強氣乃遜志如此乎再會則又曰古之聖人必有學後世或失其傳故秦漢而後雖純德篤行之士盛矣終不可以稱聖豈所謂得其門者或寡乎余因歛衽向之曰子真絕出人也今天下有大患二異端惡德不存焉學道務虛學文務竒其究至於蕩人心傷國體非細事也夫聖人之道自灑掃應對

對以至精義入神初無二物在安勉之間耳今學者遺躬行而索虛無蓋不知聖人之靜爲無欲而以爲無事也顧又曰非佛老之玄寂非罔乎至於文則明道達意止矣淺深大小唯其所造六經異體非群聖人之殊致邪擬之雖肖繪工耳故君子醜之道思曰今之賢者其言皆異於是其請識之又數月道思乃拜山東督學之命二者則其所從政也諸公賦詩贈之余遂書前說爲引是非之衷願吾子終裁之脩大業以承天意其在此行矣

贈楊子任監稅蕪湖序

楊子子任將監蕪湖之稅病其雜也憤而作曰吾聞

襲芳者唾鮑肆持潔者遠汗泥財利之柄高士所惡  
政關聚歛仁人感額吾何事於此乎吾寧納檄於省  
乞骸於朝潛伏以從吾好安能抑志苦身以蒙世俗  
之疑議乎東橋子聞之咲曰異乎吾所聞莫非政也  
子取其清孰處其雜擇便而順私此巧宦之所希也  
而謂吾子爲之乎君子務強夫已之所不可易而不  
患夫事之所不可爲故德成於獨立功絕於群疑夫  
然後謂之貞固良玉磨而不磷其質堅也水華泥而  
不滓其性潔也伊尹放君人益頌其忠柳下惠昏夜  
懷女人益信其介非以已勝者乎子之執是政也公  
私別則官政清矣義利嚴則中德固矣毀譽置則浮  
言沮矣若夫操籌而校權金而貢乃斯職之所有事  
也抑何與於我乎子節高而器遠人方以公輔見期  
幸毋淺焉自視而今有道者闕子也明日子任遂束  
書裹糧告行而去

贈謝應午遷北省序

嘉靖癸巳 天子遷用在廷臣工南京刑部尚書郎  
謝子應午乃調北省人曰南北異乎東橋子曰職則  
均也北近南遠北讞天下之獄責益大賢者固宜居  
之斯選而調之意也抑賢者自効豈以遠近大小異  
哉夫刑民之司命國之威憲也不曰中正明決盡之  
乎然有四善焉一曰弼教本二曰慎法守三曰質經

義四曰達治體夫事有致重情有由來執法傷教不  
如無刑古之人有行之者王尊卓茂是已美陽則射  
之密掾則釋之斯裁寬猛矣故曰弼教本法歸於當  
雖天子之令不可從權貴之勢不可奪古之人有  
行之者張釋之所持於廷尉烏能動之哉故曰慎法  
守冒天下之道在經正天下之情在律情無窮道有  
定故法有所遺則準經以制刑孰有加於聖人之道  
乎古之人有行之者黃昌竊矣園之名衆且惶惑不  
疑舉春秋之法繩之雖戾亦贖耳故曰質經義刑以  
定國也刑一人而國亂則尚輕縱一人而國衰則尚  
重古之人有行之者公孫弘論誅郭解俠氣奪谷求  
論釋梁獄齧親豈控縱之微權乎故曰達治體夫  
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刑書者後世之事也應午  
毋執一焉則官守善或又曰官守者守之則已非若  
言責可議也噫是非知道者之言也治天下有道行  
之爲官守議之爲言責不粹於天德不合於先王謂  
之非道非道可謂善乎使應午有言責亦猶官守也  
謂異焉者非吾所聞也

送判府王拱之閩南購大木序

正德己卯 皇帝重建乾清坤寧二宮徵才海內使  
者蒞浙藩檄判府王君拱之往購大木於閩南徒御  
在門矣余與耆舊大夫設祖贈別耆舊大夫曰武夷

天下名山也東海天地之壑至大水也判府君往則  
入名山斧大材歸則乘巨筏以臨汪洋浩瀚之浸亦  
天下之壯觀矣乎其尚毋歲月之淹以闕我民望則  
吾郡之惠也璘曰國家需材成巨室分命及子子知  
材難乎夫木猶人也古之人貌恭色莊以儷人家國  
非一姓矣子所悉也木之不材其何以異是故有膚  
挺而理邪外固而中蠹歸然輪菌而液楠是病肖梗  
梓豫章而實則樗櫟之弗若皆不材類也舉足以儷  
宮室斯選者之咎子其慎之哉判府君再拜曰敢不  
嘉大夫之榮而兢兢吾子之訓行雖劇請書而懷之  
以善斯役

贈沅州學正舒道徵序

舒子道徵旣領沅州教事過金陵宿于予而有請余  
視其容春溫其文波湧其何有於一學職哉進且未  
已竊亦願有告也夫君子之生也仕學兩端而已今  
茲仕之始以道教人則學之成也始也貴端成也貴  
大是故君子謹禮而篤是以有莊敬之容履道而固  
是以有忠信之教徒和則媚徒順則隨凡仕咸病奚  
止於教乎是故君子之爲文達於旣盈歛於旣博去  
其查滓存其神明刊其枝葉立其本根斯文之大也  
故讀之者可感傳之者可法毋徒取繁縟而已矣繁  
縟者飾也六經之文不飾子行矣諸生將於子乎取



法慎毋示其飾哉

送馮子靜序

北郭馮子靜氏拜柳州融縣令撫軍梁子材曰人亦嘗言榷柁隆棟珪璋特達其然乎其不然乎吾觀子靜之少也資穎才俊儀冠卓玉吾黨器望之謂至今且樞鼎矣乃遂巡庠序殆四十始隨計得遠方令事固不可以逆覩耶東橋子曰吁不然而人患無具耳蚤暮奚足以定之公孫弘垂白牧豕山東一老農也及應賢良登金馬門遂陟丞相封列侯傳之後世豈謂遲晚乎今之仕唯貢近古即周鄉舉里選與漢郡國歲薦士耳所得實行居多視科目較一日空文不論

平生者相去遠矣矧天子方銳情復古諄諄以詔有司而士且彬彬然興乎子靜孝弟溫良言必顧行此行也率悃幅之素以趨功名之會則吾黨昔所器者斷可期矣子將謂榷柁棖戶而珪璋苟以藝御也世豈有是理哉已而吾諸弟璇也告曰仕者鄙遠民而蔑禮教獨不曰居夷桴海何心乎子靜曰子厚之俎豆于柳也何以不敢不圖也瓚也告曰情多遺忽多謬子其勉旃子靜曰傭情則逐于主行忽則蹶于途况食人之祿而泄泄以負責人也恐之乎璵也告曰女淫士汙大醜也人言遠方毋潔潔則生禍猶言野可俶也而世無不衣之人願子飲水而食藜可也

子靜曰吾知辨于舜跖耳足至則心至焉何謂遠近乎東橋子聞而復于子材曰吾子何惑乎子靜言必道也法必賢也歸必聖也它日徵明堂清廟之具於西南者必子靜也夫吾數人者相與祖而餞之遂書斯言以爲左券

贈博羅令羅君唯昭序

泰和羅君唯昭故司成米王先生之子初以蔭授南京刑部檢校遷都察院照磨以勤慎聞今擢博羅令尚書郎李君某等徵言爲贈璘竊有感焉夫任子者抑猶行古之道乎雖三代之盛所不廢也昔者先王先君嘉心膺股肱之佐延賞選勞以及其孫子諸侯

世國大夫世家用衛于公室是謂政典其子孫之有國家亦罔不曰圖報於我先王先君懼弗克忠圖嗣於我祖考懼弗克德是故世祿之族代有令人獨不觀伊呂周召之後與春秋列國公子之炳然者乎豈其報禮之重象賢之勤是以敏德効功少所顛墜也世降道衰上鮮爲公下鮮由禮舉公器以賞私勞而天下弗勸然其賢而特者固唯古昔之慕君子謂其忠且孝焉若今羅君之守官幾可語於古道矣初米王公仕於成化弘治之際與文正李公文肅謝公及當時三數名流爲道誼交譽望隆起海內擬爲台輔而公早世厥施未溥將不在其子孫乎夫博羅者嶺

南巨邑去京師遠甚不爲衆惠久矣君茲行振令典  
師古哲酌 天子之厚施敷先臣之蓄美沛曠澤於  
遐遠永終譽於方來博羅之民其將有瘳乎昔杜少  
陵贈魏鄭公孫爲交廣少府旣舉其先烈終必致公  
侯復始之望余敢引以祝君君幸毋里州縣也

送楊郡博宣成書院講易序

夫聖人之道廣矣大矣孔子雅言詩書執禮又其言  
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春  
秋實所自作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由是觀之六  
籍者豈非學者本始哉經解別其教昭昭矣後世儒  
者徃徃盛推其功用自漢以來列之學宮各立師授

有以也故學者博識詳說不考信於六藝謂之不經  
國家以經取士積習累葉旁揚曲達言義理者析秋  
毫矣而通辨之士乃或掇華廢實苟罔資位仕宦績  
效日替于前有道者以爲懼巡按廣西監察御史蕭  
田林公按治之初偕藩臬大卿議集師儒講五經同  
異於宣成書院于時聘經師五員召諸郡成材生負  
至者三百人甚盛舉也全州學正楊君葦以易師聘  
且行予唯六籍之教脩身以達之天下匪徒以文也  
已師儒之職傳道解惑育德達材正之以行糾之以  
刑率三年六年視其成否以進于王國其法具在周  
禮大司徒亦匪徒以言已也君茲行萃諸生俊秀者

相與繹義文周孔之道以求其心斯古之教也獨故  
習圖新功俾底于大成至當以無忝于學士其爲  
國家利博矣哉如此則我林公亦懋有休澤以流于  
粵之人以光副 天子之寵命唯君等惠其或恃言  
以設教飭位而鮮功則諸郡邑之學固完而奚取道  
路之僕僕乎吾知楊君必不然也爲我語諸君與諸  
來學之士舉大者不安小成否則名囿也又徒言之  
不若幸勗之庶幾有成焉

送陳于岳序

吾嘗慨三代以後學者之業不專故下無成材上無  
善治古者六德六行六藝之教本大而目詳雖俊秀  
之士終身脩之有不能盡奚暇外慕乎漢興以來曠  
有科目求于士者日淺膏褐小生挾數冊書閉門強  
記皆足以射聲利而釣官職其穎異過人者才智有  
餘而名譽不足安得不爲支離汗漫之習乎出於異  
端則入於技藝出於技藝則入於貨殖游俠之邪能  
者倡之不肖者和之此士習所以日分而人才所以  
日降也吾蓄是說不敢以語人其居教人之職又無  
與予深交者無可于托今年吾友陳于岳親老請祿  
得掌麗水縣學教事于岳和粹高明業專材成且與  
予同志非罪予者疇昔鬱鬱之懷安得不一吐乎行  
登麗水之堂爲我語諸生曰三代之教故典斯存今

科目之學雖不可易而學之有道焉也經未明乎則專于經既明乎則六藝之習專其一以致用唯德與行則專心遜志俛焉以終其身有爲支離汗漫之習者則大司徒造士之法吾不汝假如此積三年六年三代之教將不自麗水始乎于岳之門人負其師之爲親屈也謁予請言以勸其舉進士激厲焉爲御史此在吾于岳易事也予方惡學者之志不專故不要其後而獨論其職

送藍本和掌教遂昌序

吾少讀書至孔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嘗疑待天下若是薄也乃今始知其難

夫謂有恒云者豈不曰見諸言如其行施諸事如其心行與心一言與事符則終身由於道而不變雖聖人君子無難至者况善人乎吾所友於鄉國四方之士亦既衆矣始而得什五焉徐而察之得什三焉又久而驗之得什一焉乃知有恒者之難得而嘆聖人不我誣也吾友藍君本和魁岸凝毅言論侃侃遇事義形于色不作矯偽庶幾所謂有恒者與以易學擢應天鄉舉今拜遂昌縣學教諭且舍予去夫求友甚難得君焉而又遠去得無戚戚其間然君去以教人爲職予旣不得留乃幸予私懷得有所托也今天下之俗患在於少誠實脩文詞而忽德行喜遊談而廢

道業貴浮華而賤樸淳士脩於家率如此故其出身致用見勢則附見利則眩見憂患禍害則惴惴然以恐而無所不至波蕩草靡不復知有善人君子之事國家率受其禍此則無恒之過也使得吾藍君數十輩受師儒之職彬彬焉錯列於天下俾後生小子聞其言見其容貌觀其所行事日改月化相漸以誠而消其不肖之習其於國家之利豈曰小補之哉予失一友一方得一師余又何戚戚也

送蔣汝正入京序

汝正御史中丞梅軒公之子大宗伯敬所公從子也大宗伯未有子時嘗以汝正爲後今以前少宰之勲

當任子故以汝正往入胄監服 天子榮命宗伯公之意厚甚矣哉汝正英年篤學故人親戚愛者咸曰子務敏學績文以策上第爲門閥重毋畫於是是不足盡子也余聞之曰善哉言亦故人之私非天下之公言也夫論士於三代曰禹稷契臯陶伯益伊傅周召下及百執事之臣詩書所稱爲聖賢爲君子或頌其德穆穆師師而已未聞曰某出世閥某出徵舉瑣瑣然以登進之路爲重輕也兩漢以後乃有對策設科之制所取於士者策文書判詩賦經義太率言語類也嗚呼士果可以言語盡哉其入仕也以內外爲輕重以遠近爲散要以繁簡爲清濁士大夫之心日

逐逐於得喪榮辱之間且猶不可繼何暇議德行之  
淺深乎此人材所以不逮古昔後來者日寥寥也今  
時若梅軒敬所二公自爲諸生時已毅然以道德爲  
己任言必稱先王行必本仁義鄉人望其家莫不曰  
德門士大夫觀其舉動莫不曰社稷之福其文章之  
美爵位之隆不與焉汝正前居中丞公膝下聞詩禮  
之教稔矣今往侍宗伯公唯日孜孜脩德象賢以克  
肖世美如伊召子姓盛矣若夫登甲乙取青紫凡明  
敏藻飾之士皆可能之何足爲子願乎汝正勉旃勿  
以予言爲迂也

贈周鍼醫序

殿講石亭陳先生長子曰時萬士族之佳子弟也鄉  
人好之丁亥正月小疾醫汗之過陰耗而火炎眩掉  
格塞呼莫應飲滴瀝莫下咽目眈視手足木強諸醫  
墻立無措氣翕翕向絕委之弗救諸見與聞者莫不  
惶痛時石亭使于楚余與半窓羅君任其托乃爲召  
客議凶事客有許君彥明引金君載陽至且視之載  
陽曰脉未宜絕劫病起死莫速於鍼蓋延周君圖之  
余兩人躍然遂騎迎周君至則秉燭矣周君曰殆甚  
矣乎吉凶立決其誰承之余兩人要之曰死分也生  
功也吾儕固存勿重厚慮君乃啓囊探鍼審病測脉  
刺諸人中之穴炷火而守之衆環視莫敢出氣有頃

鍼孺動孟錫乃微咳若且有覺目瞬體柔夜旣半  
吐凝涎半盃遂索飲將旦矍然曰吾夢其寤乎不知  
向者何之也遂索糜食衆莫不踴喜自親戚上下傳  
之公卿大夫一日殆遍顧子曰甚矣聖人之生斯民  
術幽微矣究腑臟之經悉榮衛之運察其治亂調其  
損益而行之鍼火是以應人之化循氣之紀功應若  
神厥後俞扁述而傳之駭異變幻震動耳目嘗或疑  
其無有乃今信之矣若周君者襲其器數而妙應若  
此况其深乎聖人不任斯民之天闕又何可勝道乎  
此一事耳余有以知天數之不可強也人謀之不可  
廢也醫之追神而聖人之法凡人甚懸絕世石亭還  
將往謝周君命余述其顛末以告諸人人

壽光祿陸儼山先生序

稱生人之福恒曰祿位名壽夫亦有辯矣祿位命于  
君也壽命於天也惟名則自己出名立而祿位隨之  
斯壽有光榮而享於無極矣名也者人道之精華士  
林之標望所謂無翼而飛不火而照者也斯非人情  
所同好乎孔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蓋貴之  
矣何耶是故道德以爲本才力以爲幹文章以爲華  
功業以爲實名之所起豈易易云然哉夫自一鄉如  
千人而得名爲士又如千士而得名爲才又如千才  
而得名爲賢亦褻然特矣自是進而一國天下稱名



曰賢其度越人倫又不知如千萬萬也夫苟至於名天下賢豈非福之至大至大者乎余登朝四十年周旋海內人士衆矣其以天下賢名者僅可屈指吾東南不曰雲間儼山陸先生其人乎先生發解於鄉登第於朝職史於翰苑造士於司成肅教於外臺宣化於行省所謂文章功業者緒見時出而名各炳炳皆自其道德才力者致之非徒致也 詔進光祿則天子之下卿也祿位駸駸乎盛矣天下之望先生者莫不快快然以爲論德之階懋功之具弗稱乎其名然則聲光之所震動不亦廣且遠乎由是陟三公極巨位然後乃可厭群望也是先生之名旣榮乎祿位矣去年壽六十居蜀表弟顧世安氏不獲捧觴致頌今及其過家乃謁余爲詞補之夫以衆人所取於祿位者如彼則夫祝先生壽者固若鳴鳩之詩雖萬年不足也名之所以爲壽榮者又何如哉世安祝先生以壽余獨頌先生以名昔者伊傅周召以及孔子孟皆是物也謂壽至今求可也先生謂余言然乎否乎至於祿位君自命之天下自望之在先生則土苴耳此諸福輕重之辯也頌於是至矣

補壽簡翁六十序

簡翁者印岡羅先生六十請老時所自號也璘曰何居翁曰某治克銓司論曰宜簡乃移鎮陽治鎮陽御

史又論曰宜簡再移石阡然吾鎮陽之治簡矣慮無以應石阡也遂請老而歸今且昏昏以居泯泯以游抱吾之簡樂之終身故其斯號也璘曰君子哉善受人言抑人言翁簡豈誠有之乎璘方效德不遑而翁見躋命之不可強也如此翁少力學博而有要探本六籍證義百氏罔不注乎其心聽其論天下之務至辯而弗窮至理而弗濫爲莆司理其政察爲南臺御史其言諤其治克也舉二十七屬之政若錯階序之間令之風行禁之防止吏不覩督責之威民不奉號召之格方 武皇帝南巡克居繁會自車馬糗糒之外不載供藉監司問以佃游之備近幸之餉曰非守宜職是以有鎮陽之遷翁曰鎮陽鄙而夷適用吾簡於是因俗設教罷出苛令庭無諍辭則讀易演騷衍行如也率其所操寬然優於郡國雖天下之大不足理也彼課功論才之司動以簡詘豈仲尼所稱子弓非邪余求之不得其說故以歸之命翁無所怨尤且引以爲規又安取於余言抑老子有言曰毋勞爾形毋搖爾精此簡之至德山澤之士長生久視之要道也翁今有得乎吾不知其所終矣歸旣越歲踰六加一諸鄉大夫即其誕辰舉觴追壽而以辭屬璘遂述斯言爲祝翁旣不得彼其必得此也

壽印岡先生七十序

嘉靖甲午印岡先生行年七十神克體強無有衰相  
距丙辰筮仕蓋四十年矣同榜官南都及退家食者  
僅四人在不亦難得乎四人者圖所以壽印岡宜有  
深於人人者大司空紹興何公曰唯天降福於大人  
視其功德以爲隆替隆莫如壽公初爲推官明清庶  
獄入爲御史執憲以忠上若豫發寧藩奸逆不黨衆  
誣巖司馬張公灤事尤卓卓再出爲郡守寧犯天  
子之威而不忍耗民財仁心直道如此位乃不盡其  
報其意殆隆於今日乎廷尉南海洗公曰石剛故存  
水柔故散人之節固者體故宜求乎印岡自外吏入  
內臺人曰達矣而公不加盈自會郡遷南鄙人曰抑

矣而公不加歉所謂確乎其不可拔也夫安得而摧  
毀乎按察江左龍公曰吾聞壽者得於靜印岡之歸  
田也浪浪而處蛇蛇而行手不理箋記之牘口不議  
公府之政目不視黜陟之條耳不納毀譽之聲形無  
或勞精無或搖其年又孰得而或撓也璘乃進曰善  
哉三公之祝羨矣盡矣何稽之天洗微之物龍取之  
身印岡之功德節行罔不宜壽矣璘又何言哉雖然  
不可徒賀也願衍其說以附諸稱觴之後夫人生由  
氣候有盛衰氣強由志志強由道也古之至人持節  
以御氣守道以定志夫然後鍊氣保生而體無老少  
之殊是以長求焉記言之君子嚮道而行中道而廢

忘其身之老也印岡先生動而効功定而矢節靜而葆真不以其身一日或懈于道守道不分物乃難侵傳曰道生萬物況于一身乎苟謂養生不本於道者豈足語天人之微乎印岡行年七十而無衰相可以規守道之力矣三公之祝羨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璘又何言哉

壽攝泉隱君序

余嘗聞長老言宣正之間吾鄉先輩文行醇厚質木好行古典耻言人過何其厚哉吾每以不親見爲恨今涉世五十年所以朋儕執友之際苟得若人焉未嘗不愛慕繾綣樂與之披心今攝泉許隱君其一人

也隱君之操行也棄末俗而從舊風肫肫默默有古篤行之遺軌吾何以觀其然哉世俗詭文飾貌厭常自竒輯威儀爲羽翼駕殼譽爲笙簧其脩身有如此者隱君則擇言而言擇地而蹈知白守黑居進若退信古昔尊先王如著龜鬼神之不敢侮故其肺腑之奧無隱慝也世俗聚貨競奢喜名盛大吉凶之禮簡情而煩文輿馬僕從外內必備其植家有如此者隱君則臨財戒得處豐戒盈器服必稱其用婚喪賓祭必顧其力食不謀肉出不謀馬族戚知舊不使然其不親故其戶庭之邇無溢行也世俗勢交赫如利交網如匿怨而市好朝親而暮讐飲食宴私人莫之間

而忻戚不與同情其交友有如此者隱君則以善相  
求以心相原合不見其密離不見其踈憂人之憂急  
人之急如在其身與余交三十年而未嘗聞其言人  
之過故其交友之衆無怨言也由是觀之吾不知宣  
正諸老翁其操脩醞藉竟孰爲上下也邪是又不敢  
論其世也隱君愛攝生聞攝山多藥草可養性命每  
每逃隱其中故自稱曰攝泉居士老子曰善攝生者  
陸行不遇兇虎入軍不被甲兵言自全之極物無所  
投其害也山前所䟽無隱隱無溢行無怨言者其自  
全孰大於此物莫能投壽固安可涯矣邪今年壽六  
十國人來稱觴者多舉神仙瓌瑞之物唇腐莫畢其  
說余請以隱君之德自爲隱君壽之故申之以老子  
之說也君有令子曰毅以文薦於鄉孫亦殊異得天  
且然物尚何言哉

壽梅南君序

梅南君與予友幾三十年矣始見于南濠之上君時  
未三十讀書好談詩褒衣曳履退然一儒生也人猶  
侵易之又十五六年余竄湘南過吳再見君君握重  
貲爲魚鹽大賈日執牙籌坐中堂僮僕累蹟願指目  
令奔走從意州郡有大舉動必召君計畫動適幾宜  
人尊之曰丈行又六七年余自台州入朝過其家盡  
傳家事付兒輩已築園種樹作虛閣眺望湖山日談

范蠡陸魯望之幽事曰古今人貴同趣耳何拘形跡  
哉嘉客時至傾壺叙懽官政市聲一切掩耳鄉閭愛  
而依之四方賢士望其廬懽然如歸也嗚呼梅南君  
其善居斯世也哉夫人生亦大矣雖出處有命苟不  
自樹立而浪浪碌碌屈體人後徒羞賤貧者真亦自  
負矣乎君少而慎脩壯而疆立老而靜藏善變若龍  
蛇順代若四時衆犯之不加貶衆附之不加溢君真  
善居斯世者矣每見士大夫僥利倖得訑訑奮張莫  
克白制至臨利害則首鼠兩端持祿若錮鍾鳴漏盡  
貿貿馬狂馳而不止其視君賢不肖何如也前年君  
壽五十衆皆賀余不及賀今年還郡始克叙平生之  
槩寄壽之俟百歲時當與再定君必無替於今言

壽張翁序

翁鍾山隱者也少不治文字淳懿敦信尚邃古逸民  
之節附郭有田二頃以耕爲業或漫遊湖湘淮揚間  
托商以自資與家君愚逸翁締交五十年凡更利害  
患難均任之不巧於自便財貨有無相通弗校彼我  
家君兄呼之兩姓子弟呼伯叔唯敬唯愛一如族家  
體婚姻慶問內外壺榼往來續于道自中表姻連而  
下其恩義禮節之密什伯不相逮夫道義之喪久矣  
親戚友朋之家悅則親弗悅則踈相拂焉則傾奪以  
讐言豐已而儉人薄中而厚外睚眦生隙矛盾覆宗者

不可勝數故晏嬰見稱於孔子而朱育劉孝標歎惜  
痛恨於季世豈不謂是哉家君凡所交內必推誠其  
負而昔去者亦屢屢見矣若翁者忘形篤義久而彌  
親豈斯世易得者哉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  
助者信也翁宜得天人之助矣今年壽七十顏渥髮  
蒼形神壯王子經與予同齒而誕月居後予謂之弟  
謹朴有父風童孫嶷嶷如王諸婿若甥並良俊所以  
亢宗風成宅相者蓋已淳然其不可遏然則謂天道  
無知者豈不大妄乎誕日諸子婿置酒張樂集故老  
宗姻申誕慶以餉歲事賦聲詩以侑觴筭固隱居之  
至趣莫齒之嘉樂也璘執爵其後不可以無言爰述

親誼之所由始仰覽者知翁厚德云

壽李君唯漢序

洪唯我 皇祖握劍起濠上爲天下王一時附會風  
雲之侶何其雄哉非天意不至於此非獨當世其躬  
然也至其子孫亦往往傑出與常人殊余家南都數  
游諸世族間見徐沐湯鄧群公子氣岸幹局志烈才  
藝率磊落融朗有英雄之流風視閭里寒賤之習大  
不相近每心醉焉樂與之交無厭也譬之麟子鳳鶴  
其鱗介羽毛即墮地已絕於凡禽何必高步長鳴而  
後爲珍瑞哉嘗與四桐子論茲事四桐子曰子亦見  
吾南郭李公子唯漢之槩乎請舉其大唯漢者太師

韓國公之後臨安公主五世孫也自乃祖不知何自  
削籍貴闕華胄於是乎在君開明個儻樂與豪俊游  
手致千金之產視義施散不甚顧惜早喪兄事嫂盡  
禮成三孤姪嫁孤女於吾兒繼文不啻已出年甫五  
十即以家政付諸子築別墅於牛山之陽浪跡登臨  
飲奕之際游無遺地樂無失時古所謂逸民者殆庶  
幾乎余聞而嘆曰韓國事皇祖惟幄有留侯衛公之  
勳而帶礪早替每爲之慨然聞斯固樂其有後矣天  
道豈終謬哉徐沐之世竝然同休湯鄧繼興乃在孝  
代語曰公侯之孫子必復其始然則復韓國之舊以  
昭慶緒將不在斯人也天審若君言天方寵錫之厚  
抑又何賴夫人爵也善語李君余方結侶林壑且求  
之乎南郭也乃丙戌仲夏之望四桐子忽款吾廬曰  
前所稱李君今之日其六袞之誕也敢與子賀余方  
有家冗且憚暑而不能出遂書所願者先之

寄壽王母吳太宜人序

嘉靖戊子春正月客過東橋子曰屯田永溪王君母  
太宜人壽八十其誕則三月五日里俗以歲首稱慶  
盍往焉既旅進脩儀而退未幾王君負謗還吳乃及  
誕日申慶於故里客復告東橋子且纂言爲祝東橋  
子仰而嘆曰盛哉宜人祉幾備矣哉曩戊寅之歲  
壽七十王君爲處州別駕吾在台州聞其舉賀也太



守朱衣捧觴前跪爲壽倅貳以下序進致祝縣大夫  
博士以及耆長史胥列拜階下酒行樂作慈顏爲之  
一粲觀者嘖嘖稱盛時則未有封也雖榮而未貴今  
也翟冠象服曳佩而坐堂上戶外之賓鳴騶飛蓋至  
者皆公卿郎將之貴綺繡雜沓觥籌逶迤其視前舉  
益盛矣舊聞太宜人語人曰使我飲建業酒何如閭  
門水平謂子姓親戚相遠雖貴未適也比歸故鄉則  
凡所愛念咸拜膝下賀者入門皆姻婭內子體便禮  
儀耳熟音聲口慙殺羞果菘之味良與老人爲宜然  
則視前舉又孰多乎哉夫君子之脩身苟求其是而  
已匪計諸得喪其事親也苟求其安而已匪要諸有  
無求溪礪德如玉守官如女然以謗去位而士大夫  
益稱其賢所壽乎宜人抑旣多矣矧其歸也又宜人  
之所安乎由此而耄慶期慶不知樂事復當何如求  
溪宜有味於吾言也

壽葉母太孺人九十序

太孺人吾台某邑令葉君守正之母侍御一之之祖  
母也諸耆大夫爲余言葉太孺人行年九十容貌充  
澤視微齧堅有童子能家倚巾峯之麓日常弄孫曾  
以嬉下上亭榭間無休武有小憊則飲卮酌即愈不  
藥石殆古所謂地仙者流與璘聞曰異哉吾郡之祥  
也已奚仙之足云唯邃古民俗顓蒙不兢不惰故天

真弗鑿而人獲壽考季世蕩焉湛于醜毒於是髮弗  
華者始衆豈獨氣數然哉唯深山長谷之間乃有不  
然者吾台其一處也台居東海之濱崖阜巉阻不通  
都會小人力穡而儉享敦恪嚮方君子疆義勤禮亢  
節槩以爲風聲論者謂有古之淳風焉風淳則其氣  
龐固而弗散弗散則永宜其民之多壽考也矧葉氏  
世脩其懿以鍾于太孺人之躬而令尹及侍御君服  
教象賢勿替引之所以培德續休者益篤又豈諸人  
所易及乎夫邃古之風徵於台而葉氏者獨有承焉  
斯謂之祥也固宜余又聞終南中有老人年至數百  
若吾天台委羽間不啻過也太孺人倘其人乎且將  
觀侍御君著龜人國以享五鼎養亦或可幾也所謂  
仙人者烏足云云此吾黨樂賀意也

壽趙孺人序

顧子之仲息嬪於俞季子璉於是獲齊大夫即世三  
年矣趙孺人勤撫惠以樹其家聲隆隆然亢乎其先  
令聖天子改元之歲孺人甲子五十春正月某日寔  
維始降余內子沈將賀之請于余曰某不佞篤懿親  
之義馳信使越數百里以踐孺人之堂繫我婦人之  
饋不越乎榛栗棗脯之實刺繡組織之工已爾其微  
錙銖而可云獻乎光昭孺人令德以表乎內外唯天

子之言是賴曰內德唯婦寔聞請舉其類內子曰吾聞之仲息孺人悼俞大夫之逝也黜華哀豐以禮自閑凡祭必罄哀其處尹恭人易居均享戒諸子姓曰不以我視恭人者有如皎日訓二孤以義方必俾克立今既有年所矣叔璠登于國宰季璉選於京庠猶日莘莘課之猶社師之於幼子也至御臧獲則恤其饑寒勞苦而煦育之不使怨乎不具此其槩也乎余曰至矣備矣婦德盡於是矣執德不忘其夫貞也居富不忽其長敬也愛其子必謹其教義也懷其下必恤其私仁也體貞率敬執德廣仁善之積也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吾知孺人之慶不唯于其身而且于其子孫彞然至矣今之壽其始乎內子曰善於是緘牘裏饋肅拜者再召使者授于門外以登諸塗

息園存藁卷之三

息園存藁卷之四

記

瞻辰堂記

天以北辰爲樞樞居其所而運太儀四時正焉百化  
流焉故辰爲中爲極象大君也 聖朝都燕居北上  
應辰極四方戴爲 宸居余家南都實北向先驗封  
公名正寢曰瞻辰不忘尊也公之言曰安天下者  
天子也三公以道格心六卿以政贊治百司群工各  
以其官脩其職事一人旣正庶績咸熙斯天下樂其  
樂矣否則責在有位而天下亦同其憂方今 乾樞

姑蘇顧璘

正萬方共矣此 聖主任賢百僚承德之嘉應也吾  
儕野人征繇不及官政不關安棟固宇飲食行若顧  
乃優游朝夕罔惟所自無乃闔陋已乎天清辰明玄  
夜方寂端服望拜歸我 帝力復爲之歌曰紫極巍  
兮瑤光明萬姓歸心兮四海清我畊而食兮壽且寧  
皇澤蕩蕩兮安能名於是諸孫受之教諸會歌而肄  
焉璘在膝下謹識冊書以傳諸家乘

義範堂記

義範者我先 毅皇封先臣驗封公制也不肖臣璘  
謹拜首稽首揭名堂額上侈 皇賜下昭世訓兢兢  
念哉廼名孫子蒲伏末階申諭若曰若等知先公得

此於 先皇者乎夫義天之制人之執所以別於利  
也國不義則無衆家不義則無親士不義則無友其  
爲道也至重利以間之而能施者寡矣我先公不占  
一命義施于家而不被于遠觀其總家政五十年友  
三仲父若飲食若衣服若婚姻必相均一不殖私藏  
不辟子愛伯大父既異居顧養靡替恤二姑之孤之  
衰咸假有家可謂施父族矣奉舅大父于家養其老  
而厚其終可謂施母族矣勤母氏兄弟子姓之喪葬  
婚姻凡十餘舉可謂施妻族矣至其脫急振乏已責  
滅券力人所不肯力忘人所不能忘又可謂施及朋  
友有衆矣凡是四端皆樂之中心行之永久而無矯

飾是以孚于邦國達乎天子以有今王言之華國  
人誦之無貶辭子孫寶之無慙色我先公亦何忝於  
厥世哉顧余謫有祿仕孳孳俛焉而弗克嗣續於萬  
一所謂不肖之行無足言已若等其懋脩哉其仕與  
否有天命存均之人也均子孫也富貴貧賤唯其所  
逢必義是蹈而罔規于利庶幾追我于罪且不徒爲  
先公之羞況夫好義者昌好利者亡先訓炳如也若  
等其懋脩哉是爲記

松塢草堂記

我顧氏蘇人也自魯大父府君始葬金陵石岡之南  
今四世矣其山自石岡峯立橫亘東驚支分蜿蜒而

偃蹠於此旁爲曲阜南紆以環前對若几焉都人往  
往詡爲勝域其勢窈合成塢東坳砥平余乃遷故廬  
其上以脩祀事以託隱棲四山皆先二世植松不啻  
萬本巨植鱗皴稗枝羽筵即雲連幄因風鳴竿慘舒  
異觀忻戚殊念余每來居之情有所屬戀戀不能去  
題曰松塢草堂懷先澤也復爲記曰吾子孫來居斯  
堂乎脩時祀已榱桷瓦甍毀則新之樹木竹篠敗則  
易之或秉耒而學稼或藏脩而績文一舉手措足焉  
必曰吾何以紹先人又其上者曰吾何以光先人由  
是行墟墓之間以游廊廡之下汔可無覲顏者其或  
挾群小以朋游貯聲色以淫泆多其木伐以爲薪美

其地貨以爲利斯謂不仁不孝問里弗唾焉矣玷名  
教辱宗祊不亦甚乎然則今之輯是堂者斯顧氏罪  
人也已

### 息園記

東橋子築園居室之後袤五十武廣半損之中取織  
徑通步餘蓋蒔植以延叢縛脩竹後挺嘉木前列周  
除芳卉美草期四時可娛子嘗曰疊山鬱樹負物性  
而損天趣故絕意不爲中亭曰愛日本以奉先驗封  
公日養天乎今無及矣虛窻淨几宜飲宜讀西有謀  
道齋三楹置諸孫讀書於中佔畢可悅耳作載酒亭  
以待夫間奇來憇者東有小軒曰促膝諸故人至解

帶密坐談農圃醫藥之事恒至移日相向爲緣率室  
居則掩視納息存吾元和起則觀童子理圖史之帙  
時寄雅抱合而名之曰息園其南乃有廣圃連數十  
頃頗雜池沼屋廬其中達于清溪非盡顧氏有按志  
當爲謝尚江總故宅今廢爲墟而齊民業之闌闐間  
所絕無也檉榆蒲葦掩映森蔚風靜鳥鳴音變巧慧  
夏鶯好飛移往來擇蔭暫息倏爾逝去鷺散立青蒼  
中皎若積雪時驚起翻迴水上久乃復下居人多蒔  
蔬養魚雜治生業或星散居皆有徑可往吾園開戶  
向之籠取其勝時與二三子曳屨周游無異深林窮  
谷之趣此又鄉鄰所以息我者與夫息之義止也生

也形貴止神貴生動而不止形乃日敗靜而不撓神  
乃日生一止一生壽乃長久然則息也者寶形養神  
之道具是矣造化遺我以年先人遺我以地鄰里助  
我以勝我顧糾纏外物而不知形神之爲貴殆莊生  
所謂倒置之民乎

屏山小隱記

凡居恒藉山水爲勝山以屏水以鑑非徒爾也屏于  
山則端凝尚體峭厲尚節而吾有得於實鑑于水則  
量以容廣智以澄別而吾有得於虛若夫日月烟雲  
之麗草木禽魚之生晦明慘舒之變以達其用以成  
其文一皆有助於德此真知山水之情者然也吾南

山之居遠水而獨近山故唯屏焉是賴山北環而南  
正北如駝如象勢若奔湊者爲小石大石迤東伏而  
忽起曰戴山特高且奇者曰牛頭花巖祖堂三大峯  
逶邈南迴其上佛宇紺碧可觀正南與吉山對獨立  
不倚形凹突如筆格諸山旦暮異采紫翠交映雨作  
則吐雲蒸嵐因風澈虧或有或無不可辨過是岡巒  
連延弗斷然不甚高而亦無名西南蒼林鬱然而近  
曰廟山西山高者在江北卓青橫黛隱隱來赴如人  
知心夢寐潛達吾廬處其間藐焉迴丘之麓顧左左  
見顧右右至前瞻後矚皆莫避去或角巾杖履出戶  
四望山所露見悉爲我有使吾舍城市而婆娑于此



凡以屏故故取以名吾居有咲者曰牛頭花巖名阜也游者沓至至則得之諸山則此方之人所環居也子獨屏之何邪子諭之曰凡言得者以心不以目余彊盛時志在四方每欲抉雲漢攀日月垂光旂常之上時一至山率目寓心往弗能有之而山亦不吾與乃今動躡神恧度無所用其愚然後一篤于泉石始駸駸入今無間矣儻諸人猶吾少心則固有勝者在也雖家山中殆天壤哉亦遽曰屏焉屏焉吾不之信

清曠亭記

東郊課耕之廬臨澁田翳灌木居之鬱鬱夏月尤病乃相後圃有丘突然且高且明四顧甚暢於是誅茅

而亭之剛繁理秀風自遠至氣爽意開不識炎暑南盡天印北盡鍾陵東盡青龍西盡都城以至幕府皆金陵名山也一坐間得之可謂不勝乎客以清曠名之取靈運詩語也顧子起謝曰善哉名亭教我矣抑知斯亭之所以清曠乎由地高明耳唯人則亦有然者夫不溷於物之謂清不牯於物之謂曠古之聖人皆然不然不足以言聖第今未可造次論也後之人有陶元亮者吾慕其爲人觀所著五柳傳與歸去來辭何其灑然異哉究厥所操不事二姓蟬蛻一世志先爲之地也人唯用志卑暗則富貴貧賤干其情毀譽利害束其動跋前疐後日蹙蹙然窘矣君子知道

義之貴履而樂之以有諸身超然立乎萬物之上是  
以可欲弗欲可憂弗憂環宇內性外之物舉退聽於  
千里之外靈襟湛然以道取舍孰敢溷而牯之無溷  
無牯不亦清曠乎故曰極高明極則過人遠矣吾作  
亭得進德之方敢不謝客之教

載酒亭記

東橋子學圃多暇時有好事之賓命駕載酒欵于息  
園討論古文竒字辨義析疑日樂其趣殆且薄芻豢  
而鄙絲竹矣無所干憇乃結竹覆茅作亭西隅以展  
游息未知所名客有遺俞紫芝小篆載酒亭額者若  
指楊子雲問竒事適與意會遂揭之楣嘗考子雲生

漢李清靜淡泊逡巡軌軌踰三世而不遷篤志太公  
法言之文以傳百世烏可謂不賢乎然浮沈濁世不  
擇所託至其晚節投閣以歆累符命以莽喪又何其  
憊也多聞將焉用之哉或曰惟非愚人也欲苟生成  
書耳生既苟矣書於何有此又惑之大者也嗚呼見  
不明則志亂志亂則交瀆交瀆則胥溺並喪以沒于  
邪雖它美莫之贖不亦可懼也夫

郡圃秋佳軒記

余家江南有亭臨池曰秋佳菴蕪無足愛自余謫湘  
中離親戚去間井日思返乎故鄉雖是亭亦未嘗忘  
于懷郡圃故有池乃作軒其上以象之慰歸思也疎

竹前挺芙蓉後耀杪秋搖落蔚有佳色時釋簿書而  
來詠歌其中油油于于若使吾身周旋故園之側去  
其離索者不亦大可樂邪或曰湘中山水甲天下當  
以金陵諸名勝或莫上下又何一池一亭之足慕乎  
余曰不然人情懷土君子重去其鄉漢太公養以天  
下不忘新豐謝安石位太傅道行廊廟且猶築丘以  
象東山古人之情有同然矣矧予羈旅之吏乎由是  
言之則斯軒之可樂雖等以湘柳諸名山余不知孰  
先後也因為文以識東壁俟夫知余懷者

雨遊花巖牛嶺記

牛頭山與獻花巖對峙並金陵勝地在郊南二十五  
里許陳氏孔彰居相近故主予輩爲是遊自春凡三  
易約乃定於四月十又二日曰雖雨必往至日晨風  
颯然纖雨斷續余與錦衣徐君君叙策馬出郭門徑  
趨花巖時避雨道旁農舍比至寺雨益急侍御王君  
士招行後五里假蓋野人乃獲至衣盡霑濕南昌守  
羅君質甫先宿方山別墅溥不得至時孔彰食具亦  
阻于途予三人躡屩登夫容閣高倚空際雲霧生自  
下方疾風橫過開闔明晦倏忽萬狀木葉滴瀝懸澗  
泉落四壁嘈然莫聽人語相顧嘆曰霽遊者安知此  
奇哉下飯僧寮君叙以太夫人無宿命荷簞笠而去  
孔彰始携二子負尊壘至懽然共酌夜分乃已遂連

息園石室卷之四  
牀卧談古今且寤且寐不知倦憊之去體雨竟夜有  
聲衾枕皆潤薄寒襲人殊異城市其實身卧雲霧中  
也晨起宿靄抹半峯間遠近崖岬如人新沐畢露情  
采興不可道遂乘馬沿嶺背爲牛峯遊至則殘雨復  
落不可登陟小飲天闕丈室徘徊睇望神遊萬峰之  
間乃誦杜工部詩曰盪胸生曾雲決背入飛鳥殆爲  
今日設乎雨既止日亦且暮遂別寺僧出山夫茲遊  
值雨爲勞然情景竒勝亦復相稱乃知憂樂之方得  
失之跡固不可以意校也所得詩凡若干篇

萬松山始開石路作三亭記

萬松之勝以石石乃在莽間不可以步嘉靖庚寅璘

長東藩適觀察使池陽汪公珊樞使台南李公節同  
在三司休澣登焉顧瞻群石蒙翳埋汨標見而秀弗  
逞乃相與嘆曰地有材而俾弗見非吾黨之過與於  
是乃議䟽抉之役召吏鳩工厚之直餼斬荆棘芟蓬  
蒿凡延蔓爲石障者去之必盡然後平險通礙蜿蜒  
石間因高卑爲之徑夫人始得步觀焉見石之端偉  
壁起者若正人立朝巖巖然有不可犯之色磊落廉  
厲陳竒獻異者若衆士布列効其功能其瑣屑參錯  
四散不可窮者又若方聚群分物物各安其居也嗚  
呼勝哉翌日係佐諸公林壑高逸咸來賞觀又相屬  
曰功則偉矣非有臺榭爲游憩之所則跡少而徑將

荒安知來者不如前之蕪沒乎衆皆曰然於是相地面勢作三亭焉路自書院門西而上達山巔留月巖凡若干丈又自山半而下達圭石凡若干丈前山之亭曰振衣璘作後曰汪公作李公作於山麓曰於時僚佐布政使司則具官某某按察司則具官某某都指揮使司則具官某某並一時勝品或謂與地靈相感會云是歲冬十月望日左布政使姑蘇顧璘記

臨海縣學講堂記

余始遷臨海縣學於北山之麓郡民周臣捐百金作講堂半山間平挹諸峯俯瞰闌市具得郡之勝落成之日余往勞之乃進諸生謂曰學聖人之道自講習始必有恒居焉而後師友聚於斯朝夕業於斯無渙散荒怠之習以墜其學庶幾有成焉然非靜深無以寧志非高明無以發慮此其區也乎居其區不專其學事其學不務明其道雖堂堂乎衣冠孔氏余則曰非孔氏徒也譬之茲堂前此惡壤耳經營締構之工具而後庭圮輪奐煒煒若此繼是苟不輯又將塗以汗濁塞以荆棘復荒爲惡壤可立俟矣可不懼乎哉諸生曰謹受教請刻石堂壁以無忘斯言於耳也

應天尹王公生祠記

應天府居國家留都職任政教率同郡格而統體

差大內供 御府監局外承百司徵求毛委率同順  
天府然去 天子既遠權力差損尹尊官大臣遷自  
卿寺與藩臬之長苟厭事自崇受成邑令則勢詘弗  
支悉貽艱於我民厥唯病哉病之大有三曰冗役濫  
費亂賦壞爛莫視久矣南渠王公來任斯職躬視庶  
務不自愛其體力知則必爲爲則必盡嘗曰仁心上  
溢而澤不下究財力下竭而情不上達唯我責故蚤  
夜皇皇以昏康濟一政不得其理一夫不安其居若  
止于棘居任三年疏請于上者凡十數事牒申臺省  
檄布屬邑者吏厭于書我民歌頌至今歷歷在口其  
革諸監緣入神帛堂新匠一百八十有九戶歲竹匠

一百六十有八人銅匠三十有二人守庫夫一百二  
十有八人部薪夫長三百一十有六人花園夫若干  
人皆裁役之冗也減齊庶供應制中使浮餘籍記縣  
司所糜丁錢使諸司不得恣取及罷去本府一切無  
經之役皆以節費之濫也議罷京邑種馬議發內庫  
絲供織神帛議輕荒稅以甦流亡議料田出賦使貧  
富適均議鹽賦出納以銀不必易錢皆以理賦之亂  
也此余所謂三大病者爬梳滌濯咸破舊憾至若政  
教常惠競爽循良又未易一二錄嗚呼公其我民之  
父母與抑前諸政其間忤內旨撓權近犯衆怒冒浮  
議皆政人之所諱爲非公立政以心立心以誠急民

而緩位先國家而後其身其孰能必舉且至累十數  
無倦哉嗚呼公真我民之父母也公既擢少司寇請  
養太夫人去位民懷其德益甚相與立祠肖象俎豆  
於聚寶山下璘上元人也適請養家居聞公政與民  
心如此乃爲撰記勒石傳于永久叙曰公名燝字存  
約台之黃巖人初舉進士授給事中事 武皇帝以  
直道貶嶺南 今上超致大位今其還也天下日夕  
望爲公輔云

南坦子埋佩刀記

南原王子既沒葬諸國南之野南坦劉子自越來奠  
解所佩滇南刀埋之墓前曰南原子嘗顧斯沾沾爾

吾何愛爲哉顧子曰南坦亦猶襲古之義也與哉昔  
季札使魯過徐徐君愛其劍未與既還徐君亡乃掛  
劍墓樹而去與今南坦子之事何其類也夫君子行  
已之情焉爾何謂襲云乎哉襲而強之與嫌而斬之  
者皆偽也君子無偽夫朋友之交篤其義也篤其義  
斯浹其情浹其情斯通其財矣是故求而弗忽與而  
弗有施而弗惠無間於死生焉斯義矣生諾而死違  
可以謂義乎哉南坦子之所操也達諸天下確然信  
矣敢不識之

處州君省吾齋記

正德庚辰璘與處州君會朝于 京師處州君先至

一月璘乃至感然謂曰子亦見大都之情乎吾不勝  
 愛憎交於前面毀譽之言聽聽也豈若處山澤之幽  
 可以曳吾履乎璘曰子方憂人甚乎吾幾釋然矣且  
 人情亦何取衷哉吾嘗被華裘而適市其子弟豔予  
 而要之揖長老憚予恧也避之戶內夫裘則華矣而  
 好惡移諸其身人情亦何取衷哉吾聞之人道至大  
 一心至微百年至速也以至微盡至大而祈心於至  
 速之間日有孳孳且猶矻闕是懼矣暇役役然以愛  
 憎毀譽之故效犬馬馳哉處州君曰不已得乎璘曰  
 否忘已曰悍忘人曰專故君子有省躬之愛而無徇  
 衆之戚是故可欲莫如善愛與譽係之抑有否者君  
 子省諸已焉不謂非惡而遽安也孔子曰衆好之必  
 察焉衆惡之必察焉不徇衆之謂也孟子曰有不虞  
 之譽有求全之毀省已之謂也夫徇衆則貳貳則遷  
 省已則專專則勇以此爲善則德日固而有成以此  
 去惡則過日遠而有功君子之學如斯而已矣而奚  
 暇憎愛毀譽之爲憂處州君曰約哉脩身之道未耄  
 以上敢不服子之言余嘗以省吾名齋未有言也願  
 書子言爲之記

靈徵記

柴墟儲文懿公正德癸酉以吏部左侍郎告終于南  
 都子灝扶柩歸海陵之第丙子塗斃擯于墓舍丁丑



十月啓而葬諸制域發視棺上變生黝墨成繪畫  
文具畫家鱗皴烘染之法前則奇石枯松旁出二條  
莖葉咸備左則梅株夭矯稍綴數花其杪右如左而  
樹差短全無花古雅蕭散非俗工所能爲後有文隱  
隱未就吁亦異甚矣哉殆有鬼神爲之其間者家人  
驚愕走聞州大夫馳駕來視削而究之深入木理於  
是四境喧詫觀者填溢莫不駭嘆以爲神異顯乃拂  
楮於上模其大都藏于家廟余聞未信今年灑來吊  
余聖室乃示且問曰是何道與余曰靈所徵也非異  
也夫靈氣寓於兩間生人爲聖哲文秀其發於天地  
則爲卿雲景星麟鳳芝草之祥彼此更見無有定質  
龜龍呈文是爲圖書果孰使之然哉昔公孕天地之  
靈端方秀睿耀諸德藝天下祝其萬年以遺楷式乃  
不登於下壽其精華之所蘊蓄固宜有未盡也歿而  
歸諸大造必且爲神靈精爽昭著或體物而示象蓋  
理所宜有無足恠者譬之椒蘭之澤漸物成芳嘉種  
下腐菝且爲菌謂公之靈不能爲此豈達於天人之  
際者乎或曰圖書爲祥大矣是固非祥也與夫祥以  
和致大者關百世其次天下其次家國未有徒至焉  
者謂是爲公家之祥固宜璘特本其徵况者爲之記  
餘則不暇論也

東山君記

靖江某王絕世孫中尉君生有雅抱好巖壑幽勝之  
事嘗拄笏望國東諸山曰吾几席巖巒飲啖煙霞足  
了一生賓客相從者因號曰東山君無涯子孟洋爲  
來請記璘曰善哉東山君之心足以保其家國矣三  
代之際同姓伯叔夾輔王室功登大常名施到今當  
其時鞠躬戮力奔走附䟽于王所罔敢或豫周公大  
聖人也行有不合坐思待且以致其勤况其它乎自  
漢以後因事更制同姓有國者皆令縣官治其事諸  
王食租衣稅而已國家持此隆親親制海內得以兩  
全田是宗戚之功烈罕見于世賢者無所于施率篤  
意于古書雅樂泉石圖畫之事蓋專一其好以禁其

邪心抑其勢然也東山君居宗室藩輔之尊錦衣玉  
食其爲可樂者甚衆而獨樂乎此可謂能自擇矣夫  
爲可爲於可爲之時以効其功忠也其致智也樂可  
樂於可樂之地以謹其度智也其致忠也智且忠庶  
乎君子之道而永保其國家矣君不既賢矣乎吾又  
聞君讀古書樂琴瑟與賓客賦詩恒絕出若是則東  
山之樂由其中不由其外益可重也已是爲記

曲林祠堂記

夫祠者盡敬致報之道也曹子何爲生有祠哉厚施  
於弟其弟即所樂之曲林俎豆而奉之所以致報且  
垂諸後也傳曰鄉先生祠於社禮固宜然與且曹子

何樂乎曲林曲林者陶隱居之故棲也曹子抗霞外之志方赫赫爲御史時即懷引退觀中館遺墟萃三茆之勝遂購而有之于時雖未獲周旋其中恒寤寐在是矣故自稱曰曲林子仲氏曰吾伯子之樂具是則像焉以寓其志因而傳之百世願無替也君子謂之禮何與夫祠之繫於典法也親親尊尊賢賢必有居也故祖考祠於所生鬼神祠於所主聖哲祠於所法皆以致報而盡敬禮之經也其大者也造而廣之其等雖有差苟無傷於教亦猶典也故曰禮可以義起豈天造地設而致然乎夫曹子之居家也事父母孝處兄弟友弟某少孤鞠育成孰恩至篤厚嘗有危

疾輒潛禱於茅君願損年以延第余前所謂厚施者指此推而及諸族則捐金以卹貧置田以廣義立家約以戒不泚由是同姓之親無不歸其德者其爲御史脩職之所宜言人之所訥其所劾巡按不職及輔臣誤國二事尤峻直無何陞廣西按察僉事乃輟然咲曰吾言果不當然邪吾不以曲林易惠文也遂掛冠歸益脩睦族厚鄉之義由是一邑之人無不歸其德者此所謂鄉先生之行也故曰祠之亦典也夫末俗繁文亦衆矣事有出於情實附於禮經可以獎善興仁昭諸來世固先王之所不廢又安取於刻覈之議乎此余所以記祠堂意也曹子名銓字時範句容

人登正德戊辰進士事 孝武二宗今壽考居于曲  
林

迎勅軒記

軒何從名侈榮也榮不可侈樂乎親雖侈奚病唯  
天子踐祚之歲勅秋官大夫三衢方子豪平讞齊魯  
之獄七越月而牘具既郵報內庭乃取道歸省其封  
君煌煌鸞書昭賁里閤而華構適成封君懽然喜曰  
歸來乎兒生斯氓耳去斯士耳今茲還也乘大夫之  
車爲 天子命使司祥刑功澤溥洽儀觀赫燁乃若  
以蓬藿之室迎金泥之書藏之篋笥方氏不大有榮  
乎善乎張柱史名吾軒吾無敢辭也姑蘇顧璘記曰

若生子教之義方貴有成也若考在遠而從任以有  
榮也夫豈特軒冕旌鉞之飾以耀諸觀瞻要亦有名  
德之實以爲之本耳本具矣以飾則華而歆豔者衆  
苟無其本雖飾何觀今大夫有才焉以濟繁有文焉  
以昭遠有節焉以立軌有識焉以明刑有仁焉以惠  
衆五者不愆而守之良易謙卑之懿可謂具矣故宦  
成名立不媿乎其親也食不浮德不媿乎其官也肯  
堂有終不媿乎其居也推孝達忠不媿乎其事也率  
五本以遂四安斯軒之名祇見其榮耳何嫌於侈乎  
璘不佞請書爲記

晚靜閣記

璘自開封謫湘源過故鄉訪九峯徵君徐子仁游于  
曲池之上仲秋水澄芙蓉蘊菱藻靚麗可悅有閣屹起  
梁而登焉淵沕無塵坐語忘返閣名晚靜客有誦工  
部之詩曰君淹留嘉賓於此邪君曰然抑有寓也屬  
璘記之璘曰夫日出爲旦旦則興是故動靜分焉日  
中爲午午則事是故吉凶生焉日入爲晚晚則息是  
故憂樂泯焉息也者靜也此天地之定氣人之所歸  
也君自少濯礪文行志當世之務年未三十名滿人  
耳又好工諸家書超古蹊徑海內好事者操金幣及  
門幾絕其限駸駸乎嚮于動矣深嫉巧毀之人從而  
媒蘖厲階競以禍君君曰吾早不爲馬少游幾與柳  
子厚蘇子瞻爲犬馬矣苟不止且覆吾宗遂杜門息  
交絕意斯世蒐羅前聞以藻術業及今二十餘年道  
明心愉養和守固家之所儲悉以輯池觀草木之玩  
日與賓客從容其中不出軒序而具山林之樂不鏤  
鼎彝而獲百世之名孰非靜所得乎宜哉益樂於晚  
且各其往也君曰靜乎靜乎不撓吾精不匱吾神吾  
斯與歸矣又何用役役輿馬之間與造物爲奴隸也  
夫璘方躋於動有離群遠適之戚慕君之志遂書是  
言於閣以訂終好

來雨軒記

知山君有軒居叢竹之間曰來雨東橋于游而息仰

天而嘯曰事有同行而異情知山君於杜子果若是  
同乎抑亦何校於客也昔杜子四十無位卧病長安  
賓客弃道青苔及榻故閉門竊嘆其客曰舊雨來今  
雨不來誠有感於貴賤之際也知山君二十賓興三  
十登庸入金閨司衮職日月獻納功加上下丈夫康  
濟之願庶幾焉盡之一拂其衷解帶脫綬退歸故鄉  
家本公族兼素侯之奉崇禮範飾藻業傳之雲仍及  
其暇日則旁究彭錢之學期與大化終始由斯言之  
進亦樂退亦樂非所語於盛衰者非唯客莫擇君君  
且將擇客矣故客唯其人則命駕以訪置驛以迎唯  
所施報無乎不可苟非其人雖閉戶以拒可也又何

校於其來若杜子之嘆非所以嘆君也昔程公罷官  
書門人多狹其語余請署君軒扉曰嘉客雨來幽軒  
洞開惡客來雨吾莫爾主一闔一開乃適予懷一納  
一拒道固其所君愕然曰有是哉相顧大笑記壁而  
別

### 介壽堂記

東橋子請養于田初問諸南原子曰璘去問里久矣  
年鈞以上則舊所周旋也已誰哉後之英乎南原子  
曰庠序之間彬彬如也蓋多有其人焉有若陳生鳳  
者秀而淵粲而且理可語於游夏之業矣居無何陳  
生執經奉贄盤辟以造吾門乃與之講道析疑踰年

而不懈沛然若決江河下注而不止也森然若陳武庫矛戟畢見而神惴肅也表吾國者其鳳也乎間嘗請曰鳳也有父行年七十孝義敦固鄉黨稱逸老焉褐衣藿食無斗粟之奉鳳也恥之乃築室於淮水之上虹橋之東藝圃而蔬樹菓而薦潔爾肴漿怡爾昕夕將適吾親以解于鳳之私同門之士號其堂曰介壽夫子其何以教之東橋子曰異哉二三子之壽人親也抑視諸眉睫之間哉夫孝子之事親也脩之以德義和之以心志敷之以文辭夫然後功烈以表之名譽以昭之故能保其爵祿而大其家邦此之謂盛節此之不務必曰華宮侈服旨味備物以爲養是猶

中白記

永嘉王生偉立築巖洞而心之內含石耀外映天光榜曰中白國人遂稱曰中白子闡義於松塢山人山人曰白者無色之謂又分辯也中不可以言色其無欲乎無欲則清清則靜天下之物如別黑白奚有於善謬乎要不越乎是非邪正兩端而已辯乎此則所執必中所由必義道自己出矣夫無欲亦難矣乎學

之道一曰審義二曰信命如知夫是非邪正如薰臭之不可亂則凡天下之所同惡者皆不妄為矣如知夫富貴貧賤如寒暑之不可強則凡天下之所不可希者皆不忘思矣為無妄為思無妄思幾無欲矣中不既白矣乎中白則外自辯矣易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其斯之謂歟偉立曰謹受教

南可堂記

英德朱君道叔佐予守全惴惴無華能外得失以自適予與之深嘗屬予曰吾英在嶺南多佳山水山有奇石天下致以為玩某家邑南有堂三間得地之勝吾往年罷官家居角中宴坐隱几而觀之凡漁舟鴈

鶩煙雲竹樹舉不出軒序而見諸目睫因名南可先生幸記之余曰凡物當其理之謂可適情者亦云然理寓於物故一定而不可易情發於吾心隨所寓而無不得奚以南北云乎故情有所適則環堵蓬蒿浩然與天地萬物周游上下凡山川魚鳥之類悉吾玩具要不足為有無也若有所系則雖山川映發於前後魚鳥出沒於左右猶置墻壁之中一無見矣乃若吾子之情冲夷澹泊雖無是堂與英之山川魚鳥固樂也顧獨以南為可不亦狹乎君答曰余固即所居者言之也使吾居果北或且東西也余安得不以為可乎余乃輟然大笑曰達人遺物至樂無方所寓則



殊不失吾常彼擇地而居待備而足者烏足以知吾黨之情

重脩湘山柴侯廟記

湘山之東有柴侯廟代著靈應郡祀之嚴兵荒以來廟圯不治大宗伯蔣公讀禮時始捐金率鄉人輯之予至之明年廟成具狀請記予與侯祀夫將安辭侯之靈應前志多傳之是以不論論其所由神夫天地間一氣而已幽爲鬼神明爲吾人嶽瀆山川氣之所聚必有精也是之謂神猶血氣生人而精發乎其心也人之死也氣反爲鬼聰明彊正則魂魄之精合于大化妙應而不泯亦猶嶽瀆山川之神無形而有靈

也故古者忠孝義烈之士其死往往著神應於世吾於柴侯夫何疑乎哉按志侯仕唐守邢州弃官來居覆釜山從寂照法師脩無爲之道没而爲神民祠至今要其避世捐榮利必有大過人者志又稱郡人初作侯廟時有巨人至引掌自言嘗用此掌鼓衆遏黃河逆流夫邢黃河迤北郡也豈侯任官時有治水績邪傳曰用物精多則魂魄彊其此之謂歟宜其精爽神應與湘山之靈恒洋洋也廟本在大陂宋隆興元年勅賜顯祐廟嘉定十一年復封爲威信侯此固其行祠今號曰湘山柴侯廟其曰湘山王者則法師遺文所稱述者也凡今次輯廟姓名并金穀之目具刻

于碑陰

息園存藁卷之四

息園存藁卷之五

墓銘

浙江按察副使李君師文墓誌銘

姑蘇顧璘

嘉靖三載甲申夏四月十日浙江按察司副使李君師文按部于定海暴卒踰旬訃至南京余往哭於其家仰天呼曰國之貞臣也命止此乎初李君爲御史當正德初太監劉瑾等始亂國紀君抗章請誅犯衆怒矯詔繫錦衣獄庭撲三十罷歸髀肉盡銷不死瑾猶啣之踰年復撻舊牘得君名文致微過詔於南京庭撲五十囊舉而出人謂死矣已而膚肉骨生竟活

意其有神相乎瑾伏誅廢者率起君獨以先擊刺貴  
要多抑不得用家居一十六年今上御極乃起之  
守饒甯遷今官遽已嗚呼君得氣之貞會命之厄人  
將柰何哉君將葬宜有銘余事也且金君明鄉列  
狀至乃序而銘之君諱熙師文其字也先世蘇人入  
國朝始爲上元人父吳浙江布政司左叅議母王氏  
繼母趙氏俱恭人君清夷簡重才行脩美孝於親友  
干兄弟交友以胸臆初仕爲將樂令不以少而銳旣  
起守饒不以廢而倦意所注錯準古條格去官之日  
玩無奇石器無精瓷君子曰庶爲御史居桑梓之間  
執憲行法親戚無敢請謁居家時杜門息交雖公卿  
存訪僅一往謝而已居飲虹橋側時輩稱曰飲虹先  
生亦况其負氣而善藏也喜賦詩所存有尚友集明  
農稿初娶羅氏贈孺人叅議羅公仲祥女明慧柔則  
旣貴而歿生一女適明鄉子昆繼娶王氏封孺人無  
子以其弟默之子瑞爲之後君生于天順乙酉某月  
某日生三十一年登弘治丙辰進士第今年甫六十  
爾壽邪天邪葬在鳳西鄉李家庫祖塋之次銘曰爲  
龍爲蛇有烈者存匪氣斯幹而道則根靈光融融視  
諸墓門

陝西按察副使徐公墓誌銘

嘉靖辛卯秋八月璘休居有鳳陽徐氏兩生來謁視

狀則故同榜徐公兒也與之坐問其家僅僅度歲蓋  
廉吏子孫率然無足恠者已而起拜出其從兄進士  
行健所撰尊公行狀及維揚鄉進士馬君駙所撰傳  
請曰於是大人歿且葬十有八年矣墓尚未銘凡以  
恕等弱且寡故遲遲殆今嗚呼徐公在吾榜特著尤  
推心於璘矧其子孝思若此銘安忍辭叙曰公名聯  
字成章長淮衛人其先本南豐人曾祖梅始籍於衛  
父景春以功陞百戶進階武畧將軍嫡母李氏母高  
氏生公沉毅簡遠學詩補郡學生弘治乙卯舉鄉試  
丙辰第進士言必法行必端不苟交接爲衆嚴憚拜  
南京大理寺左評事明習法比獄多平反嘗率同官

劾罷刑曹舞智亂法者一時無敢故高下手歷九載  
轉左寺副尋遷右寺正乙丑陞河南按察僉事整理  
信陽兵備其地當四省交會多山谷盜匿爲奸公靜  
鎮仁煦察見善惡不知難治以毋喪去位百姓遮泣  
郡縣致賻咸不受已巳服闋復授前職得巨盜盜賂  
鎮守太監廖堂求脫公執不變廖欲中以他禍竟不  
得間而止陞陝西布政司右叅議時吏部尚書張綏  
當權有欲爲營私第者假官政檄取帑積公擲地不  
從陞按察副使理肅州兵備適有邊警乃置家口於  
鞏昌單騎即戎指授方略虜不敢近由是謹斥堠厚  
糗備精簡閱軍聲大振乃禁諸將侵漁及絕入貢哈

密土魯番諸夷私覲內外帖服方經畫遠圖辛未得瘖疾遂乞致仕清脩苦節視平時加峻居五年卒于家蓋正德乙亥九月九日也年五十有七公爲人孝友忠信篤厚倫理喪嫡母毀瘠如喪武略公時少受學從兄訓導公海終身師事維謹同母兄繼以誑誤成威遠公遇於逆旅畢力贖護携其子女赴官教育子即行健也及請老歸復遜故居與兄友愛益篤寡嗜好仕宦垂二十年圖書之外無長物每去任凡有司器什必按籍檢還信陽嘗有小罌貯藥出藥還之爲文有典則晚益深造非御公牘手不釋卷所著有畏齋稿若干卷藏于家娶田氏封孺人側室張氏倪氏三子孟行恕仲行義皆府學生季行已三女其二適陶鎮沙栢一尚幼嗚呼天下之業成于志節願難不易得吾榜得公乃不踐公輔竟廢于疾天何可詰哉用是飲泣銘之銘曰孰鑄大鼎庸烹小鮮中道而顛又孰使然以欽以悼千載之下咸視斯阡

武略將軍劉公墓誌銘

武略將軍劉公者西安知府劉君麟之父也初麟與劉君舉進士俱弱冠竊見劉君行已若處女應事若大人上書言事犯天子顏色馳其聲于四方心甚偉之一日得拜將軍于邸舍論議諤諤禮甚恭下其教束劉君猶若社師導蒙兒然者退乃即劉君問故

君曰大人教家固嚴麟生五六歲即置膝上口授古詩及古名言步趨必準規矩成童授四書史略廢課限即咎大人早備行伍每四鼓輒起坐讀所錄將鑑即呼麟起立誦所授書聞教塲鼓節嚴乃進糲飯率三四噐即躍馬去歸必冠帶不入市肆飲或月一肉食而已毋無故不令歸寧麟無故不廢書不入干市諸女無故不聞戶外麟未就外傳諸女未適人時凡市井果餌噐什不識也麟嘆曰有以哉無惑乎劉君生世胄獨褻然也竟相與爲莫逆交正德辛未麟守開封劉公守西安忽徒跣過郡舍哭且拜曰吾大人亡矣今奔葬需子爲銘時大盜劉六亂境內麟方治軍旅未遑也越二年謫全州乃得承命按狀公諱蒼字伯春行春一先世本南陽白水人宋開寶中有諱正卿者依兄興仁監正常卿來家安仁始爲饒人傳五世至俊康行康三者洪武中率萬人來歸高皇帝命爲山西朔州衛正千戶傳孟庸失之孟庸子甫復以武功授副千戶改南京鷹揚衛卒無嗣以孟庸弟孟雅孫曰輔曰翼曰疊者遞繼疊即公父生公九歲見背公自安仁來授官十五入武學能讀孫吳諸家兵法學趙松雪書食祿五十年不聞其過務行長厚僚佐有支軍糧誤浮本數當抵法君適不與乃自補署文案事白人異其故公曰某素謹且吾兒方稱

奉法吏人信爲誤若諸君何以自白嘗督軍採官米  
天未別色一人或仆水間衆不避蹂踐幾絕公遮絕  
挽活之又嘗得遺牒于途乃遠方人入糧戶部所給  
者公往候其處三日一人號頓至且曰某家坐此死  
獄者五六人矣復失柰何公還牒其人出金帛謝不  
受成國莊簡公守南京置公幕下記校將吏功過黜  
陟咸當人莫知其由公終廣洋衛副千戶誥封武略  
將軍初娶胡無子卒繼娶蔣亦先卒江陰衛指揮忠  
之女生子一即麟娶南莊公主曾孫女胡女三長適  
南京留守後衛指揮楊泰次適南京國子監孫助教  
長子遷次適福建按察司彭僉事長子慎之繼娶  
生子一曰鳳女二俱未婚孫女一聘兵科周給事中  
長子詩孫男一曰牖聘長興處士吳琬孫女公生正  
統甲子二月十有三日卒于正德辛未八月十日其  
葬也以壬申六月十有八日墓在吳興夏駕山石鼓  
之南第三隴上銘曰維蘭有華爰視其根維豹孔武  
乃變于文矯矯虎臣善飾其身復淑其後昆名以末  
存式昌其門

明故仁和縣令陳公墓誌銘

顧璘曰甚哉郡邑吏之鮮才也理勢以達惠窮以仁  
勝侮以彊刻蠹以廉四者備而後無闕職矣何其艱  
哉若吾鄉仁和縣令陳公豈不濯濯然稱乎是己仁

和居東南都會財賦重困且附省城藩臬司臨轄使  
者道出旁午迂見厨傳之節率日數番未厭公爲令  
戴星出入案無停判然篤意愛民不以毀譽禍福置  
慮雖政出監司有戾民者必請更令歲旱請減民租  
仟五監司曰二亦足矣公曰災應如此柰何厲民以  
豐國乎卒守前議方冬發民築海隄民多凍死公曰  
邀遠利以蹙近害民何以堪遂罷役有權璫至杭脩  
梵教謬聲張爲侵歛公執義辯折竟免濫耗其它政  
由已出者悉豈躬有則慙於群心踰年政成野有歌  
頌乃與庠序之教毀尼舍增飾學宮建社學十許所  
導迪詳至禮俗日振凡御史歲巡固不旌禮之嘗上

御史吳公一貫時政十二事曰愛民力正風俗崇節  
義戒侈靡惠良善屏豪惡育人材厚彝倫懼刑罰長  
仁愛謹出納清囹圄蓋推已效之績達諸人人吳公  
薦之銓司將擢華要忌者以飛語中公遂去位乃買  
田南郭窟跡養恬終身不言仕進之事殆今老且卒  
矣嗚呼民失父母久矣有良如公而卒莫大施天固  
靳王澤於斯人邪何其不幸也卒之六月將葬其子  
府持鄉進士李曉狀丐銘于璘其何辭按狀公諱榮  
字仲仁其先括蒼人始祖朴元湖州路通判二世祖  
德一元中書省丞高祖尹嘉國初贈奉天觀察使曾  
祖道成湖廣左布政使祖某以問右實京師始爲上



元人考某妣吉氏公生而穎異器幹偉岸爲諸生即有令聞中成化甲午鄉試拜斯職孝友恭信孚于内外配張氏克謹婦德子男二長郎府張出今年中禮部高第值公喪歸娶鹽運副使李公用文女次庭側室高出娶鬱林守王公勛女女四伯適刑部左侍郎朱公銓孫雲先逝仲適撫寧尹徐公夢麟子鳴璵叔適御史鄒公子轉季早逝孫男二長南齡娶羅氏次東齡娶童氏公生正統丁卯二月一日卒于正德庚辰四月二十三日年七十有四墓在太家庫山之陽從先兆也銘曰有龍矯兮歛沛而雨帝慳澤兮中乃處靈之藏兮今返其所茂士怏怏兮惋爾中古

故崇府左長史黃君元質墓誌銘

君諱琮元質其字也先世本撫州樂安人系出山谷後裔大父伯夷公有四丈夫子其季曰度浩君父也娶柳氏居樂安既生二子曰瓊曰瑛成化間應闈右之役來南京觀都會豐熾曰此弗宜居乎乃附籍上元已而曰吾志吾鄉乎仍號望雲以見志故上元之黃氏自公始居六載而生君穎秀絕出逸而多韻補應天府學弟子員闈作平蠻金陵二賦文譽騰起舉弘治乙丑進士遣纂脩湖省 孝宗實錄歸拜青田令時逆瑾擅國秕政蔓作君舉意高遠不規規與俗俯仰遺忌調長樂學諭劃然嘆曰所不足於縣令者

果子也夫教吾所樂也乃陞堂講授期以其學傳諸  
弟子及瑾誅吏部檄君爲郟城令時盜寇山東城惡  
弗可備君至二十日而塹成又三十有四日門圍完  
民恃無恐謂山東之困弊於馬著馬政二篇行於官  
作問官祠祀孔子及郟子自爲記大抵欲學者知孔  
子之聖由問學至也陞橫州守益練牧惠之體民無  
隱瘼得秦少游海棠橋址於荒墟乃拓置堂宇以風  
起夷俗擢拜岷府左長史以柳夫人年高再疏乞養  
侍奉之暇灌園藝圃泊如也及柳夫人卒致哀盡禮  
且痛望雲公先喪時貧不得爲悅合窆爲若堂之封  
服闋值今上繼統謂王傳宜重故君復有崇府之

命方抉汗振頽輸其嘉猷昊天弗吊中道摧殞嗚呼  
哀哉夫文與政弗兼久矣君抽思則藻展事則練其  
可謂通才者與然用不副才年不副用斯天之靳也  
唯文燁燁可以末世所遺詩文若干集曰宗說曰求  
志稿曰行義稿曰楚征日錄曰青田稿曰謫遊稿曰  
郟城稿曰嶺南日課曰續課曰東歸稿曰乞養堂稿  
生于成化庚寅十二月十九日卒則嘉靖甲申二月  
十七日也配燕氏子二伯畊娶任氏仲牧娶丁氏能  
世其學女三孟適張昂仲適江鎧季尚幼孫男二其  
子自汝陽奉樞還上元卜今年月日將葬君於夾岡  
祖塋之次乃持尉氏學諭丁孔章狀乞銘于余余不

得哭君殯葬而銘也奚其辭銘曰駿乎駿乎踟靡馳  
嘶以瑤珥爲世儀斯名允嘉千祀垂

攝泉隱君許彥明墓誌銘

彥明許隱君耿介沉默處富不盈居賤不詘人鮮與  
合獨與姑蘇文徵仲南都陳魯南王欽佩及余四人  
爲密友四人者亦愛隱君無他樂爲傾倒時時賦咏  
相酬和摠展情素不相較淺深工拙也其子毅從余  
游嘉靖乙未舉禮部第一聲動海內南都公卿貴人  
咸走賀隱君隱君唯唯無幾微矜張色莫不擬其福  
量之遠乃丙申六月疽發之背却藥安卧家人強之  
醫則曰我命在天不在醫數誠盡藥將柰何比劇自

制棺起卧其上曰牀第暫也依此爲長召魯南及余  
訣別但言負負無可報了不及他事遺毅書曰我亡  
如風月清明絕無罣礙居官當師古人喪葬從儉亦  
無他辭是月二十二日竟卒得年六十有八嗚呼不  
暱生不戚死可不謂達也乎哉踰三月毅歸自京師  
哀且定卜丁酉正月二十二日葬隱君於安德鄉王  
家山祖墓之次持御史謝君少南狀乞余爲銘徵仲  
書石魯南篆題其蓋並先好也遂不辭爲之叙曰許  
氏本福建侯官人國初徙實京師始占上元縣籍  
今爲南都人父榮讀書精醫卜樸直成德母黃氏生  
隱君克肖焉君名鏗彥明其字也外龐中理事父母

能備色養堂室几杖必適所欲二老並壽與樂俱終  
伯兄不事生產積逋見困力爲償復略無顧悵寡姊  
貧迎歸奉終厚其殮葬其他姻屬賴以生死者尚衆  
故終老無餘貲平生不言人過雖遭侮謗不兢不怒  
謀事精慎不失人任雅好山水金陵名勝無不至樂  
與禪宿游清齋玄論坐以終日嘗因事南游三茅虎  
丘以躡武林汎西湖北渡淮涉沛歷齊魯至燕覽西  
山諸陵之槩賦奇吊古徃徃寄懷其間登攝山愛其  
泉因自號攝泉居士樂養生也晚乃買田東海上期  
扁舟徃來效張志和陸魯望之樂孰知一試遽止耶  
詩務道情不爲奇險語曰作室不固基而繡其稅節

非吾所能有嘉會齋稿若干卷藏于家鈇佩嘗曰齋  
帚中有蕭散閒曠之趣者僅一攝泉今亡矣吾黨衰  
可知己初配汪氏繼賈氏生子男一即毅初授戶部  
主事旋改禮部女一適福建布政司經歷王君經之  
子延祚孫男四曰恒吉元吉貞吉逢吉貞吉三歲而  
夭銘曰唯仕匪易隱也亦難不亢不隨居道之間有  
翹者男載振其翰泉室其未安

明故鄉貢進士張唯忠墓誌銘

張君唯忠諱翊本姑蘇長洲人也洪武初易置海內  
編戶徙其先世於上元遂爲京師人君以上四世皆  
善人不顯父諱晟個儻有風誼嘗憤憤思太其家謂

儒者取青紫在詩書非真天人也吾老矣責在兒輩  
乃大購古書藏於家君性沈遠知父志力脩學業能  
讀歷代史記及國朝典故居常非定省及父召不  
逾戶限或出過市里人不識爲張氏子也家本在市  
凡俚語玩劇一切不通曉每對客自尋奧義謾不知  
客語云何唯唯而已人多以爲癡嘗從司勳陳宗之  
受尚書弘治甲子以應天儒學弟子員中鄉試再上  
禮部不偶其勤學在館如家在舟如館不奪於可欲  
及家家人問京國事與所過城邑皆不知也試事大  
理日取獄案勘詳輕重曰用世貴知律否則腐學究  
耳其學雖天文地理星卜草木之書無不涉獵非以

干祿爲也今年夏夢神語曰金公請作調覺而惓然  
曰金秋氣也調與吊同音秋人將吊我邪一日往別  
墅有自城中來者曰某坊火君曰吾里也恐燬吾萬  
卷急馳馬歸馬羸多頓遂得疾竟以九月六日卒生  
纔二十七年而已嘗補蘇伯修名臣事略缺遺纂定  
元名臣言行錄四卷又采宋史臨奠大臣之禮爲一  
編曰臨奠錄示大臣宜厚也夫六籍道衰學者率汨  
意於利祿自子夏高第且曰出見紛華盛麗而喜况  
下者乎唯忠五歲露芒穎太常陳公師招呼爲德美  
而不名七歲屬對過人十三知讀書二十二舉鄉進  
士世所嘗言聰明者易流而君恂恂謹愿如此豈所

謂篤信好學者非邪惜乎未見其止也母周氏前母羅氏配鄭氏與君居年久耳熟文義至能屬辭男曰鶴齡女曰淑賢皆幼君疾革遺言屬執友陳魯南爲狀十月某日將葬君于建業鄉張家山之原其弟翺持狀來請銘銘曰顏氏好學以天終也噫茲有同志天復同也噫豈曰斯道不可宗也噫天乎天乎莫得而窮也噫

華亭何隱君墓誌銘

余前耕秦淮之陽聞華亭柘林有兩何生出曰良俊良傳文詞爛然如晉二陸氏四方驚且豔之余曰柘林下里安得生異材如此乎華亭人曰何氏故法家

勝國末有名某者判雷州國初其第廣爲御史有聲殿中歸徙去上海餘子孫留華亭陶宅里傳四世曰復者贅柘林李氏生泉以剛方見憚生二子長宗胤次宗本長君淵塞善謀畫次君倜儻籌策有文理內外交助騰起鄉邑中爲豪雄人然不獲遇合展拓才抱故教二子以儒發科非徒其資異也未幾兩生以文學優等拔貢入國子監朝夕過從吾廬知其賢益審今年二月良俊衰經來見且乞銘其父墓余何能逆良俊實次君生而以爲後於兄按狀君諱嗣宗胤其字也兄弟相友愛初次君氣軒舉意狹柘林莫肯居君曰自魯大夫徙此雖未有恢廓世不墜義問茲

土南負海北枕廣原種藝不憚水旱且魚鹽可賈民俗椎魯易興事見功吾兄弟拮据其間何患不大於是殖豐美田產多買奴僕芟辟灌莽廣其水利無風雨寒暑身自臨視其下人人効功能生息遂十倍于昔乃構堂宇立廟寢參準古禮脩喪葬嫁娶燕聚問遺之儀自是華亭人稱柘林爲仁里郡中賢豪及隱淪之徒聞隱君兄弟名爭來內交賢者得合不賢者多見卻謝亦不然次君又好圖史小學諸家好事者亦多游從時時具酒食相懽樂不倦咸爲語曰人中磊砢有二何又曰仲子英英標出長公好顧養貧乏遠近待以舉火者凡若干室舉貨度不能償輒毀券嘗督里中賦里中人稱平見禮於郡公與縣大夫時輩莫敢敵等年踰五十輒歎曰死生旦暮耳政使百年吾已過強半矣安能偏窄自苦以需短漏乎於是寶儉守默或終日無一言自稱曰訥軒老人惟種樹養魚自怡而已郡公延鄉飲及奉詔加力田冠服皆不就兄弟未嘗異財見子孫旣長乃曰木大則支水溢則別吾不忍子孫他日有言乃營別室處良俊令良傳與其兄良佐居舊宅比疾劇遺令良俊曰施德自親廣愛惟衆善睦父母之族及姑姊妹之家毋雷僮僕此外賓里隣敬長老不皎皎先物吾目瞋矣良俊涕泣拜承教越數日卒寔嘉靖乙未九月二

十日享年七十有九配張氏不愧其儷生三女其婚  
爲費勉俞介楮悅初育翁氏甥賓爲子先卒良俊實  
毋側室衛氏又育次君一女適顧應錄孫男五懋學  
懋才懋德賓出玄白良俊出白繼良佐之後卽其家  
友睦可見已君以卒之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塋于半  
岡東祖塋之次逮今丁酉春三月朔始克銘之銘曰  
不落落爲奇居賤而身弗卑究其報視其兒墓前孔  
道何逶迤後若干歲石馬施

陳府君身父孺人王氏合塋墓銘

府君諱蒙字身父其先汴人徙吳爲吳縣人以醫鳴  
自從父太保公鎰從第按察僕貴屹爲望族曾祖信

祖澹澹二子考權妣張氏府君實生於伯校而爲後  
於權體貌魁岸夷朗有大度少孤生業中落弱冠後  
卽拮据振起其家遭疾病訟獄與諸讒怨叢集撥揆  
排抵氣益安裕里中長老人驚曰此陳氏巨棟旣累  
資至萬金乃笑曰吾分素薄安用厚藏以媒禍乎於  
是內脩仁讓外重交結不復以積貯爲意布衣逶迤  
退然若儒生然好義重諾翩翩國士之風也沒之日  
其從弟文藝狀其行曰申嚴家廟祀規特建太保公  
祠刻其遺文飾閨門脩先墓皆傾困爲族人倡沉毅  
善謀凡賢豪貴游樂與談議守宰見之必禮至去爲  
公卿猶問遺不絕嘗監脩郡縣學并建金鄉侯祠如



營居室用闕輒自繼之不言于官以故學士歌焉鑿鑿皆實錄也俗敝無賢不肖皆有號殊厭人府君種梅別墅亦自稱曰梅南主人吳及四方人則樂稱曰梅南梅南不舉其字即知爲衆所好矣素敬鬼神歲已丑往祠武當山病歸十日卒若府君可謂善人矣乃死于祀將謂鬼神何哉孺人姓王氏同邑望族性嚴肅內政皜皜賓祭之奉不煩府君無不脩潔先府君三年卒府君生于成化庚寅六月十四日以嘉靖己丑四月九日卒享年六十孺人生于某年某月某日以某年某月某日卒享年若干子男一曰鰲溫良可繼府君末歲復得一男命名曰邶曰鰲未有子養育之旋夭女一適錢帛孫女三長適劉瑄次受王科子有齡聘鰲今生男一曰實爲府君冢孫初鰲於己丑十二月二十有二日葬府君於吳山上金村新阡即屬余以志銘乃余憂病相仍今五年矣始克成諾所恃府君知心必不怏怏泉下也銘曰脩於獨聞於國宜於人基於神維茲玄宅以求安平二德

樂稼火君國用墓誌銘

火君諱城字國用揚州人個儻有器度家饒於財能逡巡謙約以下儒生諸儒生多與厚善故太子中允景伯時自窮時相交知數向余稱其爲人余以伯時方貴盛游者固自厚不甚入心比伯時卒遺孤子子

門戶衰落曩時親昵人多不相往來獨火君顧念益篤時時遣人過江問遺踰於生時伯時有遺文數十卷火君出百金梓行之曰吾不忍故人精華遂殞於地此庶幾貴賤死生無替交態者乎余與尚寶卿呂仲木叙景文頗著其事意傾愛之乃嘉靖辛卯九月七日火君卒其孤鈞卜葬於甲午某月某日乃奉戶部右侍郎葉公狀乞銘于余按狀君先世本朔北貴族勝國時南徙其支系居里皆莫詳入 國朝高祖諱某有翊從功始授揚州衛左千戶所副千戶傳至父歲高才能官晚進指揮僉事母張氏封宜人有三男子君為仲少無童心長而豐顛重領儀觀凝整沉

機善慮其父官政與諸族人外內事多咨決人所難措畫能數言盡其肯綮由是名騰起徹大都凡尊貴人及豪賢士皆樂過從談議早曹澁益富視澁賈華侈慮不足善後乃買湖田若干頃躬麓蓁穫刈之事如農夫勤自稱曰樂稼或問曰君樂乃為稼抑稼而樂邪則笑答曰吾勤斯獲斯妻孥食於斯子孫業於斯不知其它遂大書足矣二字揭于堂示無他慕性損儉篋無華衣庖無兼肉酒不甘味居不飾采嘗輸粟膺冠服矣非公謁不施于身唯治親喪葬務周於禮教子延師友則歲費百金不愛人咸服其豐儉有度也又能憂人之憂急人之急族黨婚喪不能給輒

補其乏嘗恨無位惠窮困值江淮疫癘乃合良藥施諸病者全活甚衆其仁心緒見類如此距生成化乙丑十月十有五日享年六十有五配饒氏繼張氏林氏劉氏黃氏鄔于孫側室也男子三長鉞先卒娶葉氏次郎鈞府學生能力學待問娶黃氏次鎡聘張氏女三婿太學生陳銓及喬堅沈俸孫男一小字重陽保孫女三俱幼墓在城西雙墩之原銘曰履盈若虛提提其居家步用舒友也崇義乃敦既世薄俗是厲彼哉者墩有闕其墳昌于後昆

明故隱翁姚用恒墓誌銘

姚氏金陵著姓先世本仁和人明興以問右遷實京師始為上元人初文玉有弟文俊最良二兄率身獨當戶家累萬金恒自御布素好施賑人以匱急赴告多寡無不應以故義聲洋溢都人號曰三老士大夫稱曰樸庵處士年殆百歲始歿文敏生宗啓以子源貴贈南京中軍都督府經歷隱翁寔其次子名淇字用恒少孤奉母汪氏孀居克篤孝愛十歲治尚書十二能又最為樸庵君所器愛擇同里周彥清女妻之與之對室居朝夕規誨三歲不聞夫婦步語聲益知其謹厚乃傳家政令與其子宗旻共治之翁持鉅貲商江淮間出納明慎內外歸心凡家婚喪悉準禮法不殉時好克勤儉廣息義無改樸庵之風嘗植竹於

庭自稱侶竹翁曰性直心虛我庶無愧耳太僕王欽  
佩稱其有士行司業景伯時謂爲姚氏白眉邦人以  
爲確論應天尹黃巖王公正人也特賓之鄉飲年八  
十有七能於燭下作小楷筆意清勁寢疾彌留言語  
不亂臨終喻子孫扶掖沐浴易服而逝蓋嘉靖己丑  
九月二十八日即隱翁所養若此以考見樸庵家範  
之遺姚氏之與夫豈偶然乎哉子男二長桂周出次  
楫側室汪氏出今爲樸庵孫用深後孫男四曰勲曰  
煥曰燧曰點並穎秀而煥早卒孫女三長適府學生  
羅楠今寡次適徐啟譚紳皆太學生有文譽曾孫男  
一曰應壽女一尚幼皆桂所生楫孫男二皆幼將以  
是年十二月十四日葬翁於安德鄉岔山祖塋之次  
桂持戶部員外郎楊君諫狀來丐余銘乃銘曰姚之  
先興以義維良孫紹其世昭祖德綏福履祔玄堂永  
安只

姚子東墓誌銘

子東吾江東茂族也江東沿吳晉流風舊多國士其  
衰則殖富作雄傲睨賢德爲四方耻乃若子東娟秀  
特出異夫人人子東冲而章廣而能下親賢樂善怒  
如飢渴八舉弗第礪業彌堅初居應天學一鄉之名  
士樂與爲友旣入太學天下之名士交履其門喜賦  
近詩意興閒遠作字務師古人不好服玩獨愛藏法

書名畫客至鑒玩移日意豁如也嘗見鳳凰臺東有  
老栝蒼鬱可亭遂購得其地作候鳳堂因號曰栝原  
居士今年夏忽自歌曰高臺我兮蔓草生鳳凰不來  
兮栝且傾四月三十日遂以病卒鄉閭涕泣無間貴  
賤將以十月三日葬于岔山祖墓弟軫持文學管子  
山狀乞銘于余子東厚余者今弗作矣銘惡忍辭按  
狀子東姓姚氏諱奎其先浙之仁和人父蘭母尤氏  
生子東於成化戊戌十一月十日孝友仁惠動則形  
見服父喪致其哀也勤毋養致其悅也友愛弟不私  
其躬也撫孤甥不私其家也善先友後忠所親也施  
及流人溥其德也孔子所謂富而好禮非斯人也乎  
配陳氏有婦道無子側室高生一女子東卒之夕亦  
歿今且孕人皆曰尚有天道且子東有言曰使吾弟  
嗣吾終不嗣何病乎君子謂其厚銘曰慶源繩繩於  
爾振乎生也或嗇遺爾娠乎毋謂天遠視其人乎

洞庭友樸陸君墓誌銘

陸君之先本江陵侯遜之苗裔子孫散處三吳代有  
顯融其嘉遜者乃居洞庭山中元季有諱泰五者軒  
舉不群意隘山澤乃挈家往客淮西富雄中原值亂  
復還于山樹業如故五傳至伯良爲友樸君父亦負  
四方之志當路議廣江南馬政發憤上書極論弗便  
之狀事竟獲寢衆歸其力生友樸君體幹魁梧性度

淵厚以醇謹著尤脩孝弟之行伯兄均顯蚤亡君懼  
傷父母心服勞承權就養曲備護二女殆踰已出父  
毋忘失長子豐財而力義多智而守雌不峻獨行不  
府衆怨弘治間秦晉大饑願輸粟往賑授承事郎嘆  
曰損益盈虛天道也出有濟乏國章也顧煩君上榮  
我乎乃遣子豸補郡學弟子負冀效世用父之弗第  
遣入太學曰吾豈固爲門庭圖將昭祖德以酬國  
恩非仕無階耳暮傳家政獨與耆舊大夫觴奕爲樂  
稱其山樓也嘉靖癸未六月九日寢疾卒將以乙酉  
某月某日葬于蔣塢先墓之次豸乃乞鄉進士嚴君  
瀾脩狀屬姜生節來南都謁余請銘其墓按狀君諱

奎字均昂友樸其別號也生于永樂癸亥享年八十  
一配王氏慈順壽康範諸其家子男二長即豸次彖  
女四其婿曰朱繼瑄葉瓏張節葉性孫男四曰元臣  
元爵元兆元士孫女三銘曰有貽者先嬪乎爾延有  
承者後昭乎爾邁隆隆蔣塢亦孔厚後百斯年作崇  
阜

金處士墓誌銘

處士諱純字尚德其先姑蘇吳縣人國初易置澤  
內曾祖某隸籍錦衣遂爲金陵人處士坦夷諒直能  
委心任物凡世俗陰詭矯飾之事一切剗去之不留  
於中能與人交故終身無怨敵嘗曰吳俗浮故京俗

夸皆吾土也。生而沿之如草木焉。服其土奚取旌吾人其刻厲如此。商于青齊燕趙吳楚甌粵之間。青齊燕趙吳楚甌粵之人日與之爲市。不見其爭及其久也。爲之主者忘其客。爲之僕者忘其富。家居客至輒止飲不厚供。具值興盡。客或欲去不強爲悅也。善成人之謀。紆人之急。客有賴處士脫於難者。懷百金爲謝。廼正色揮曰。非純之心室中。潛盜出有皦日。蓋天性固然也。有三丈夫子。仲子輿服家政。伯子軒。季子韜。治周易與璘同師。志廣業精。咸負遠大。具雖伏未仕鄉人。望處士之問。固已隆然矣。論爲善之報。必曰曷視諸金君。薄其身而厚其子。彼陰詭矯飾者。徃徃天絕。至其子孫。或什伯不相逮。又焉所用乎。正德三年十一月十九日。處士卒將以是年十二月某日。葬于鳳西鄉孔家山之原。軒等持吉水知縣凌君雲翰狀。乞璘爲墓銘。銘曰。莫非土也。茲原維處士之藏。以德而名。以貴而封。處士將茲原之光。伊誰兆之允成。其臧。

明故周君用謚墓誌銘

君諱寧。用謚其字也。其先廬陵人。自大父子昌始。籍上元。居南都。父端。母劉氏。家素饒。君生而早孤。能強立。不墜節。縮冗費。杜止華習。非衣食之物。不以入其家。視里中游閒子弟。避之唯恐不遠。治家甚嚴。諸子

居常侍食未嘗命之坐諸女未有家者不得踰壺限  
嘗教之曰家政猶國也非勤弗獲非儉弗聚非嚴弗  
齊三者闕一焉家其替乎於是授諸子生業俾各事  
事乃買良田自耕寄情樹藝之樂作靜室扁曰隱齋  
志息喧也今年嘉靖甲申五月一日以疾卒距生成  
化乙酉十二月初八日春秋六十配沈氏克相內理  
生男子三孟曰溥娶胡氏仲曰洋娶蔡氏季曰濟娶  
朱氏女子三適郭樞張濟顧嶺嶺余兄子也初伯兄  
擇婦語媒姬曰吾家近市不習爲農少子弱弗克攻  
苦爲士將令學賈婦翁得良賈乃可依姬曰上河川  
翁謹恪能教家宜托卽君於是周之季女歸於顧溥  
等將卜月日葬君於鳳西鄉孫家山之原持鄉進士  
沈君觀狀乞銘于余乃銘之曰躬嗃嗃正厥儀居末  
業家政施後而良奕且垂閔幽宅安于斯

故太子太保兵部尚書王公夫人田氏墓誌銘

夫人姓田氏諱某金陵人贈太子太保兵部尚書竹  
堂王公敬之妻處士仲實君之女也生有貴狀處士  
君慎擇宜歸聞太保公才譽遂嬪于王氏婦德茂著  
璘舉進士時太保公方爲兵科都給事中厥後累遷  
至太子少保兵部尚書璘以里閤後進獲游門下公  
融朗樂易交友務盡厚凡鄉之貴賤人至京必召與  
飲穀醴豐旨僮僕侍奉謹恪門內秩秩大不類尊貴



家聲勢太保公語人曰吾畢力於官政凡此皆夫人相我也及謝政屏居歲時伏臘爲酒饌以召親戚知舊相與娛樂視仕宦時無替太保公又語人曰吾倦勤於人事凡此皆夫人樂我也是以人咸知夫人之賢太保公歿且葬殆十有八年矣爲嘉靖壬辰十月十一日夫人卒仲子全將次年三月十七日啓窆合葬來乞璘銘乃又讀吾友荊州太守姚君原學狀云夫人孝謹慈惠善處盛衰之際初太保公以從子蔭補國子生當官盛時即乞骸骨二事並高行夫人勸成之力居多若然則校義取舍明決不吝豈不毅然如奇男子哉長子會夫人出蔭錦衣衛百戶先卒次全并二女側出二女之婿曰劉芳白雲孫慎聘贈光祿少卿蔣公孫女孫女三長適呂應登餘尚幼墓在上元縣東山之原銘曰維盈若虛善偕行嗚呼柔順德乃成玄室共藏其永寧

王太安人吳氏墓誌銘

嘉靖甲申吳楚太疫人多死者乃若吾友王欽佩氏橫罹其厄初三月內君張卒欽佩喪之哀乃病太安人憂甚遂亦病四月二日竟卒欽佩曰天乎奚生扣地求絕者三昇卧棺下蓬跣嗚嗚吊者莫不哭吾執友二三子奪遷之室日進勺粥數月而瘡見醫曰疾名伏梁鬱其甚矣夫踰年竟槁死嘗屬余曰子必銘

吾母之墓璘悉母德而哀君之孝曷敢辭諸他人志  
曰太安人吳姓以欽佩貴封其先山後人胡元時大  
顯貴入 國朝祖諱良者以武功拜五軍大都督父  
政母馮氏生太安人於南都夙備四德能讀孝經列  
女傳諸書不輕許嫁既笄乃歸竦齋公公方嚴難事  
太安人內不見情容外不聞言聲獨見賓禮事楊大  
姑以孝承徐夫人以恭接諸媵娣以惠凡壺政內議  
聽制明截屹然為家主公以給事中言事謫普安判  
官太安人從行跋涉艱瘁恒有嘉容蓋知有榮於遠  
竄者生欽佩穎異教育成就每取陶孟故事為則好  
警誦小說使家人女婦聞賢孝之槩嘗論魯義姑事  
曰婦人內夫家後子而急姪禮與誰哉義者度於奉  
佛薰供必親竦齋公有疾輒灼肱請禱公沒而值忌  
辰亦然凡灼百餘癩太安人性多畏日恒兢兢老彌  
甚故欽佩乞歸以待然卒沒於憂也母子慈孝之際  
何其哀哉太安人春秋七十有五子一即欽佩舉進  
士以脩正表見當世歷官河南提學按察副使請養  
太安人既沒擢南京太僕少卿踰年亦卒自有志公  
二女咸母太安人長適湖廣叅議方公子宏綱次適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劉麟孫男一曰逢元女三長適  
南京刑部右侍郎張公子恕次適南京戶部員外郎  
李君子芹次適徐應坤逢元將以丙戌二月二十九

息園存卷之五 三十五 右  
日啓竦齋公之窆合葬於祖堂山之原璘乃銘曰夫  
君乎履忠暨厥子乎孝且恭猗夫人乎允承其中宜  
萬年乎息幽宮

顧孺人墓誌銘

顧孺人者史處士之妻御史良佐之母也生而貞慧  
長而恭默習事通道不煩姆訓其所聞於人人悉不  
類常婦女爲也 純皇初詔舉天下經明行修之士  
有司奏處士名行應舉下郡吏趣上道處士少孤獨  
養老母行止且非決孺人曰夫何疑哉夫何疑哉人  
盡臣也子寔無二顧養而廢仕其誰曰無君子曷辭  
焉處士遂辭不就旣而嘆曰甚矣疑之生禍也微子

言吾幾失進退之衷哉後良佐拜監察御史 今天  
子踐祚之二年以言事忤旨遣錦衣使者械繫入京  
師城中竦然良佐辭就執告以無恐孺人曰是非義  
也死生命也視義以行視命以終事莫不然矧下君  
臣汝今蓋吾君之臣矣吾弗克汝愛又何恐之有獄  
成奏御 天子赦爲齊民歸拜孺人孺人迺泣曰德  
薄寵厚謂之不祥吾不意汝之來矣荷聖慈活汝使  
更爲母子惠莫大焉退修汝德毋怏怏以益過烏乎  
婦人孰不欲貴其夫孺人稱孝焉弗有其利也孰不  
戚其子之禍且失位孺人稱德義焉弗有其害也古  
稱老萊子之婦范滂之母善爲婦爲母若孺人者近

之矣今年秋以疾終于常州次舍良佐昇柩歸屬璘  
作狀乞考功王欽佩銘欽佩疾復以屬璘其何能辭  
孺人年八十生為宣德己酉十一月十有五日卒為  
正德戊辰八月初四日于男三為良輔良佐良弼子  
婦三為郭氏李氏龐氏女一婚為朱氏子綱孫男二  
為崇簡崇古葬之地為鳳西鄉向山之原葬之日為  
十一月日處士諱 字元昭號緝熙道人銘曰柔也  
婦剛也男孺人之行也吁其難

徐母湯孺人墓誌銘

湯孺人者雪樵徐處士某之妻也初吾友太僕少卿  
王欽佩有愛女願擇善人為婚聞處士賢且孺人內  
則整整遂以歸其仲子應坤應坤果端恪有行因  
事余為父執余家亦與其兄弟相婚姻知其家世為  
悉今孺人卒且葬應坤以墓銘請夫安得辭孺人本  
金陵望族父貴母沈氏生而靜婉早知孝敬既配處  
士事舅姑如其父母生事死祭必盡婦宜柔巽勤恭  
克主家政條其所成若謹儲備以裕用脩儀節以立  
範周乏絕以廣仁戒華腆以慎禮皆女婦之令德自  
是處士家聲大張而徐氏益重於國多孺人助也及  
處士膺卞疾適會炎月湯藥扇浴備効勞苦及其歿  
也慟絕至再喪盡其禮忌盡其哀中誠所發匪干外  
譽每訓二子曰謙損接物寡怨之道也凡爾減獲宜

子視之處士先娶褚氏早卒未有主比處士終喪乃命應坤並設主於祠曰豈以我故而令若父亡禮邪且示五盜也其明大義類如此長子應乾先卒次即應坤女二長適張憲次適梁鏊亦先卒孫女二長適孫鉞次適羽林右衛指揮伍永昌俱應乾生孫男一曰某則應坤所嗣再從兄數季子也生于天順戊寅十月二十九日卒于嘉靖庚寅十月二十三日壽七十有三將以辛卯某月某日葬安德鄉石湖西村以合于處士之封乃爲銘曰爰古家國興以婦吁嗟徐宗有湯母石湖之封並丘首億萬斯年宛相守

劉介婦喬氏墓誌銘

東橋子耕於國門之東郊有儒生褒衣逡巡欵衡門訝之山澤間安得斯人視其削則大司馬紫巖劉公仲子承恩固貴介也而循雅乃若此旣見出狀以其妻喬氏墓銘請妻又故太宰白巖喬公從子於璘皆有世誼遂不獲辭次且數月劉生歸晉舉鄉試第二人復以書至曰今日之倖固我世德之庇吾妻實亦有相之力也歸土有日願卒慰諸幽乃按狀志曰婦名松樂平人曾祖毅工部侍郎祖鳳兵部郎中俱贈少保吏部尚書父宗光祿寺卿太宰公兄也劉喬俱太原世族姑夫人某與其毋淑人黃居京師通家往來厚時婦方八九歲見其溫淑寡言舉動異常女愛

之喬亦愛生穎秀遂爲婚姻未幾光祿公卒無子婦  
喪之哀毀事母盡孝母忘未亡比當歸劉沾沾不能  
出時太宰已致仕家居乃拜懇曰吾母老無依唯叔  
父是賴泣數行下旣爲婦敬順泣睦未嘗見疾言遽  
色資裝雖有金綺非歲時見舅姑不服姑在南都會  
長子及三女不在側意恒怏怏輒抱幼孫嬉戲于前  
以相慰樂有疾調膳嘗藥衣不解帶姑視之儼然一  
孝女也生常夜讀則執女紅相伴稍倦即以廢學爲  
諷生以茂才選入河汾書院講學即勸之行曰遠去  
庭闈樂明公造就幸甚願毋內顧專精道業爲世名  
儒豈不偉乎每生與諸生講會則親執中饋以厚館

穀雖中夜必兀坐中閨待之曰子能夜以繼日吾忍  
安席及生鄉試下第耻見之乃迎慰曰士知積學耳  
遇不遇有時碩乃鬱鬱自損邪其明達有辯多類此  
生兒甫能言即口授小詩動以安詳恭敬爲訓少縱  
即訶之不徒爲慈也甲午正月舉一女忽疾作暴卒  
寔二月一日無何女亦沒得年二十有三而已子名  
珙嗚呼劉氏之婦何懿德夙成如此哉良由世家詩  
書之澤入耳薰心以成其習非獨天性然也今考其  
行事於姑爲崔孝婦於夫爲樂羊之妻天假以年使  
壯且老則教子範後雖陶孟非難幾耳旣生之復奪  
之天意胡可原邪墓在某地即劉氏制域之次銘曰

玄黃由漸匪天則然瓊玖易折匪躬斯孽旣大其偶  
有昌在後赫赫方來于彼泉臺

雷州知府易君妻王崔二安人墓誌銘

嘉靖乙酉冬後齋先生歸自雷州甫二旬而崔安人  
卒先生哭之慟曰天喪內君吾奚以家乃拜執友南  
昌守羅君質甫爲狀叙其德懿拜璘銘諸墓石且曰  
先妻王安人葬亦未有志子其併紀之璘與先生居  
比舍悉二安人其何辭志曰王安人諱淑方里中王  
隱翁女莊嚴沉簡不妄言笑年二十歸先生家方困  
誦讀刺繡嘗共一燭率至夜分不寐營辦姑養捃捩  
家累力任其難而俾先生專志於學及膺戊午鄉薦

三上禮部不第家益索安人持之愈力且慮先生無  
子慨脫簪珥聘一妾其事嘖嘖在人口弘治乙丑八  
月五日以疾卒崔安人諱慧英守禦浦口鷹揚衛特  
揮崔公鉅女生七月而孤少有秀質毋儲難其配故  
以繼室先生歸二年先生登戊辰進士歷官中外殆  
今服金紫可昇食矣安人素衣蔬食以儉率家若不  
出紈綺族先生初慮雷州遠難往安人曰遠獨非郡  
乎唯貧乃明夫子之操及被構致政安人曰歸與歸  
與夫子之命也人乎何尤初王安人有長女適南京  
通政夏公崇文子弘濟後還湘陰側室關氏生子一  
曰同女一安人懷遠撫近一如已出教同讀父書爲

聘婦姚氏比病彌留曰同兒長矣速娶婦來承我宗  
祀及見新婦拜牀下環珮鏗然曰吾暝矣夫明日遂  
卒蓋十二月十三日也嗚呼二安人之歸先生王一  
十七年崔二十年終姑之養成夫之宦舉不可以云  
促也勤而居貧儉而履貴錚錚然操賢媛之節以聞  
諸鄉閭亦何負於斯世乎安人之號俱以後齋刑部  
主事初考拜命葬同窆在其鄉之原後齋姓易氏名  
秦字士美本吉安人今籍居南京璘忝通家故舉其  
號稱先生云銘曰愒兮懟兮不可以處價標兮憑兮  
不可以處盈二媛迭脩兮厥家用成幽魄並栖兮玄  
壤其寧

贈承德郎南京刑部浙江司主事野全謝先生  
同繼室贈安人湯氏合葬墓誌銘

國朝詩至成化弘治間再變維時少師西涯李公主  
清婉尚才情吏部郎中定山莊公主渾雄徵君白沙  
陳公主沉雅並尚理致名各震海內吾金陵有二才  
予曰謝氏子象徐氏子仁凌蹕詞苑陶冶其模廓謝  
得其雄徐得其婉名亦不細初謝公八歲善詩客命  
賦暮秋援筆立就至紫塞風寒鴈叫霜客驚嘆呼爲  
奇童稍長從工部郎中吳公元玉學見其詩曰深林  
下馬蒼苔滑野寺入門秋爽多擊節鑒賞謂雖長宿  
不易逮自是日就深博吏部侍郎柴墟儲公靜夫爲



南考功作檀園詩社引與諸文士聯句往往出奇絕  
衆器局儁朗才情綺麗負氣自好不與俗伍與達人  
高士論古今商文藝據案高談如倒囊積或酒酣引  
紙命辭常屈一座兄弟四人各善詩畫風流清邁時  
擬謝庭諸郎公侯貴人往候與之分庭抗禮貌不加  
意每應舉率用古文字作經義累十舉不第乃擲筆  
於地曰吾本不樂爲此柰何效老驢爲踏車下邪且  
鷓鴣其儀者立朝鹿豕其性者居野吾乃今知既往  
之誤也退耕國門之南自號野全子鄉人稱曰野全  
先生又以其美鬚髯行九稱曰髯九翁所著有采毫  
錄東村稿西游錄在客稿日得錄廣陵雜錄湘中漫

錄捻若干卷臨終囑其子少南曰爾能貴我乃圖志  
吾墓弗能毋以士題墓門吾所厭也旣葬若干歲少  
南乃舉進士任南京刑部浙江司主事遇 詔恩贈  
公如其官以文行茂異尋召入 朝改監察御史今  
年妻亡乞假護子還得拜墓下屬進士陳君鳳且狀  
并載毋氏湯安人懿行請余合銘之嗚呼先生魁岸  
磊落苟得勢發所停畜振起頽政轉移卑俗譬若舉  
羽顧今齎志長逝而使吾徒求嘆于梁木今且忍銘  
之哉且忍不銘之哉叙曰公姓謝氏初名璿字文卿一  
字子象夢神授其名曰承舉遂行焉先世贛人國初  
徙金陵後從 文皇駕遷于京三世烈考諱芳仕終

永州知府致仕歸南京始籍上元妣張氏封宜人公  
生于天順辛巳十月二十有八日卒于嘉靖甲申三  
月十有七日春秋六十有四安人湯氏厥考文珪東  
甌王四世孫公初娶李氏禮部郎中秉中女繼娶貫  
氏錦衣衛貫指揮女再繼安人生于成化丙戌四月  
十有一日卒于正德庚辰九月六日春秋五十有五  
卒後受令贈生有令資精女工備婦德爲謝氏壺內  
法詳見任子仲脩志語中墓在江寧壩墓村前二安  
人皆塋祖墓壙內公改卜今阡唯安人祔焉子一卽  
少南女一適府學生劉階孫男二長曰懋坤次懋垣  
孫女四其二已納聘乃光祿卿王公以旂太學生徐  
君歆之子二尚幼塋于乙酉十二月四日至乙未十  
二月二十五日始克埋銘石也銘曰昊天弗雲龍伏  
爲蛇矯矯揚采其光滿家生子于飛澤彌四字權堆  
偕藏永安泉戶

息園存藁卷之五



息園存藁卷之五

五

